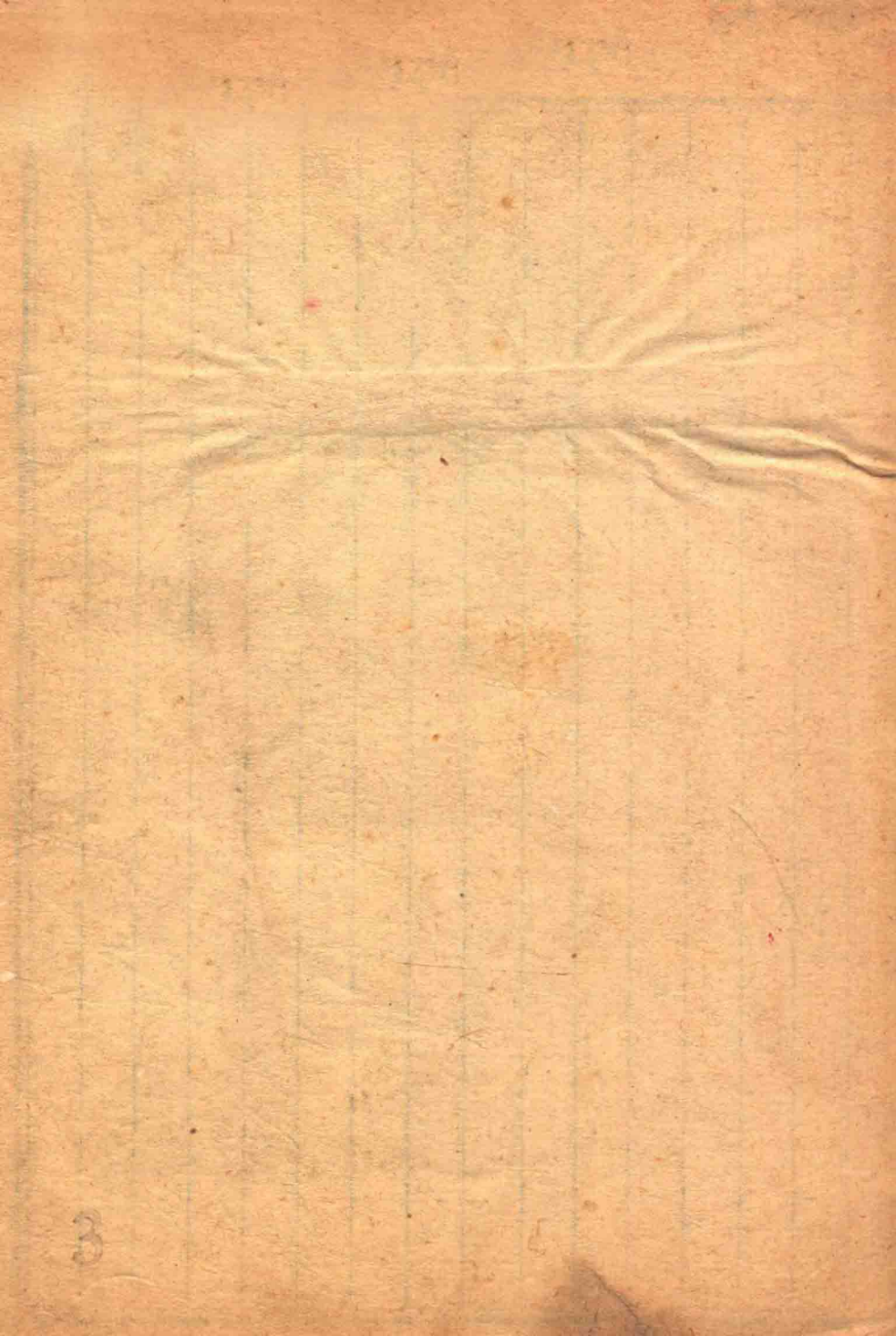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黃帝內經素門合纂卷之三

錢塘張隱菴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三部九候論篇第二十

中有三部九候等法故名篇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黃紹姚載莘校正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眾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聞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敵

血而受不敢妄泄言先立鍼經八十一篇論九鍼之道然取多博大不可勝數故願聞要道者以神

藏五合形藏四以應九候也故曰著之骨髓者藏之深隧也藏之肝肺者知血氣之誇也故血而受者藏之

於心也取敢妄泄者藏之於中也蓋必先定五藏之神而後知死生之分察病之所在以調其虛實故曰凡

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此篇首論九鍼九候之道九鍼者天地之九候已備後乃存針

令合天道必有終始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互冬陰夏陽以

人應之奈何願聞其方岐伯對曰妙乎哉問也此天地之至數此篇首論九鍼九候之道九鍼者天地之

二以法地三以法入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

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數馬以鍼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藏之

應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三者人也人

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氣也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陰與陽別寒

與熱爭兩氣相搏也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於十二經脈也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八正之虛風八風之邪舍於骨節腠理之間也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此天地之至數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中合人之九藏九竅三部九候也貴賤更互五者四時五行之氣以王者為貴而相者為賤也冬陰夏陽者下文之所謂沉細懸絕為陰主冬躁盛喘數為陽主夏也帝言九針之道以通其意于針解今願聞簡要之道是以伯答三部九候之法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道不必存矣是以針解篇之人皮應天肉應地人脈應人筋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齒面口應星出入氣應風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與靈樞九鍼論之多有不同蓋靈樞論十二原本經以三部九候為原也

九候者 候三部 之氣以 行鍼候 三部之 脈以知 死生 首數子 上聲屬 屬同著 着同歛 孟子云 求性載 書而不 歛血令

**馬**此伯承帝問要道而指其為至極之數也

帝曰願聞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血氣通決死生為之奈何

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

因三之三三三者九以應九野

永年曰天以應地地以應肉人以應血脈一部之中有皮有肉有

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

為病也調虛寔者寔則瀉之虛則補之也除邪疾者去血脈除邪風也

**法**此言有三部九候之法以改下文之端也

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為

真張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是以身之中有三部一部之中而各有天地人不知三

之乃以為張上部天兩額之動脈張在額兩分上循于頂足太陽膀胱脈張上部地兩頰之動脈張在鼻兩旁近

足陽明胃脈也張上部人耳前之動脈張在耳前曲車下陷中手太陽小腸脈也夫心主血而小腸為

也張朱永年曰天主氣足太陽為諸陽主氣也地應肉足陽張中部天手太陰也張兩手氣口之動脈手太陰

明胃土之主肌肉也人主血脈手太陽與少陰相為表裏也張中部天手太陰也張兩手氣口之動脈手太陰

藏為陰故主中部天張徐公選中部地手陽明也張在大指次指岐骨間合骨之分動應于手手

少陰也張在銳骨端之動脈手少陰心脈也三以應下部天足厥陰也張在毛際外氣衝下五里之分動應

氣故主下部天下部地足少陰也張在足內踝後太谿之分動脈應手足少陰下部人足太陰也張在魚腹



次論從上而下此又從下而上以見天地人三者上下之交互之妙陽明悍氣上走于巔腦積下胸明柔氣積下胸中經曰大腸小腸皆屬胃氣候大腸之脈兼可以候胃氣張兆璜曰太陽之脈下入缺盆絡肺貫膈故以候胸中

間箕門之分動脈應手足太陰脾脈也脾為陰藏而居中故主下部人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此以下部之三候

藏焉徐公遐問曰上部地以候陽明之氣吳復以下部地而候胃氣耶曰所謂陽明者胃之悍氣上衝於頭循咽上走空竅下客主人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所謂胃氣者乃水穀柔和之氣與

陽熱悍悍之氣有別故以下部之脾脈候之細參本經及靈樞傷寒諸經其義自明矣然榮衛氣血皆由胃氣之所資生故復以脾脈兼候胃氣曰脾之本脈亦可候胃氣耶曰脾與胃以膜相連雌雄相應耳是以仲

景以胃脈之跌陽而候脾氣岐伯以脾脈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

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肺屬乾金而主氣故天以候肺心主血脈而居肺之下故人以候心胸中膈中

之二候以候膈上之二神藏中土之二形藏馬張二中曰地以候胸中之氣者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

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太陽為諸陽主氣其經

于項故天以候頭角之氣足陽明之氣胃府之所生也其經脈起于鼻交頰中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

故地以候口齒之氣手太陽者火陰心藏之府也其經脈上目銳眇入耳中為聽官故人以候耳目之氣此

以膈喉頭首以候三形藏馬蓋陽藏之氣在上也朱永年曰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頰中手太陽之脈挾鼻

是上部之三候以候耳目口鼻之七竅者也所謂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也合腰尻下竅共為九竅故曰

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按針解篇曰人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部之中三而成天三而成

地三而成人各有三馬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三才而三之合則為九九

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左脇應春分左手應立夏膺喉頭首應夏至右手應立秋右脇應秋分右足應立冬

腰尻下中應冬至至六府膈下三藏應中州凡此九者以候藏府陰陽之氣故九野為九藏○按星書立春應

天文箕尾分野禹貢冀州之域春分應天文心房分野禹貢徐州之域立夏應天文翼軫分野禹貢荊州之

之所藏故以四府為形藏而人之陰陽氣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血所發此以九藏九候之氣而復歸重于五藏之神氣焉

**詳論**人必有三部各部有三候而合為九藏應于九野所以為天地之至數也上部有天地有人

所行也地者兩頰之動脈即下文天以候頭角之氣此脈在額兩旁腫子髻聽會等處動應于指足太陽

明脈氣所行也人者耳前之動脈即下文人以候耳目之氣此脈在鼻孔下兩旁近于巨髆之分動應于指足陽

于指手少陽脈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于頭面故謂之上部也中部有天地有人天者手太陽

肺經也即下文天以候肺之謂脈在掌後寸口是謂經渠動應于指即手太陽脈氣所行也地者手陽

明大腸經也即下文地以候胸中之氣此脈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合谷之分動應于指手陽明脈氣所

行也人者手少陰心經也即下文人以候心之謂此脈在掌後銳骨之端神明之分動應于指即手少陰

脈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于手故謂之中部也下部有天地有人天者足厥陰肝經也即下文

下部之天以候肝此脈在毛際外羊矢下一寸半五里之分動應于指即足厥陰脈氣所行也

女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地者足少陰腎經也即下文地以候腎此脈在足內踝後

跟骨上陷中太谿之分動應于指即足少陰脈氣所行也人者足太陰脾經也即下文人以候脾胃之氣

此脈在魚腹上越筋間直五里下為三門矣而三部之中又合有天地人合則為九所以應九野而九野

故謂之下部也頭手足分五中下為三部矣而三部之中又合有天地人合則為九所以應九野而九野

正合于吾身之九藏故神藏五以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形藏四即上文頭角耳目口齒胸中也合為九藏人有九藏地有九野乃天地之至數有如此者五藏已敗則其色必夭天者異于常候也其人死矣按後世三部法以手之寸關尺為主而此篇脈法以頭面為上部手為中部足為下部觀下文手足上去踝五寸等處推之可見矣要之古人診脈不止於手而凡頭面手足之動靜無不診之猶傷寒論多以跌陽脈言之者同也其九候法亦以三部中有天地人與後世之浮中沉者不同也

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

之無問其病以平為期候者深而留之瘦人者皮薄色淡血氣清滑易脫于氣易損于血刺此者宜淺而

速之寔者邪氣盛也虛者精氣奪也宜瀉者迎而奪之宜補者追而濟之去血脈者除宛陳也蓋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後瀉有餘補不足無問其病之可否必候其氣至和平而後乃出其針也

**此**承上文而言調病之法也三部九候固如上文所言矣然醫診候之法必先度其形之肥則知其氣之寔而寔者有餘可以瀉之度其形之瘦則知其氣之虛而虛者不足可以補之凡此病者皆必有邪

此候脈氣以決死生

三部九候氣故

曰候頭角之氣

候脾胃之氣上

下左右論脈故

曰左右之脈

數去生血氣生

於中焦故獨重

於中部

獨大獨疾獨熱者太過也獨小

必先去其脈中之結血以去其邪而後調其虛實以行補瀉且無問其病之何如惟補之瀉之而以平為期可也此論用針之法而用藥者亦可以類推矣

帝曰決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脈細火氣不足以息者危謂天形充而脈堅大者順也形充形瘦脈大胸中

多氣者死謂經曰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蓋形瘦者正氣衰也脈以弱氣衰則危矣形瘦脈大胸中

所以立形定氣形參伍不調者病謂此即獨大獨小獨疾獨徐之意此總言其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

失者非止于參伍不調矣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春者病甚謂天脈之來去隨氣升降是以九候之相應

至右去有如春者之參差彼上而此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謂如參春者止言其來去之參差相失不

下也此因邪病甚而正為邪傷故也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謂如參春者止言其來去之參差相失不

甚而正氣中部之候雖獨調與眾藏相失者死謂中部天主氣中部人主血中部地主胸中之宗氣天上下左

將脫故死中部之候雖獨調與眾藏相失者死謂中部天主氣中部人主血中部地主胸中之宗氣天上下左

于手太陰者宗氣之所通也如中部之候雖獨調與眾藏相識者不得中焦之血氣以資養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謂上節論失其旋轉相生之機目

內陷者死謂目者五臟六府之精也上章言中焦之根本衰微此復言藏府之精氣消滅

此亦承上文而言決死生之法也形體盛矣而脈則細氣則少呼吸之息不足是謂之危危者險也形體瘦矣而脈則大胸中多氣或喘或滿是之謂死凡此者即前篇形氣相失謂之難治也若形氣相得

即形盛脈大形瘦脈細乃前篇形氣相得謂之可治所以曰生參之伍之而眾脈相失乘其常度其人必病三部之中而有九候之法如下文七診來現殊為相失是之謂死夫不調曰病而相失曰死則有輕重

之別也上下部中各有左右其脈相應如參春者病甚是謂大數而鼓如用參春之杵也上下左右其脈相失不可數者死蓋謂一息十至以上也夫曰病重曰死亦有別也上文言三部之不可相應者為病為

死故中部之候雖獨調和然與上下二部之脈彼此相失其死必也且中部之候亦至相減不得調和則其死亦可必矣不惟是也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主諸陽經之氣乃衛氣之行從茲而始者今日目已

內陷則亦必死之驗也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疾者病獨陷下者病謂夫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如一部獨異即知病之所在而隨證治之大小者脈之體

也疾遲者脈之氣數也寒熱者三部皮膚之寒熱也陷下者沉陷而不起也針經曰上下左右

獨過痛  
寒者不  
及也  
下節乃  
生氣

應去聲  
端而宣

切  
午數下

球脾絕  
之真藏  
脈也

蹠胡丸  
切端音  
軟中去  
聲數朔

知其寒濕何經所在審皮  
**此言九候之中有七診之法也言察九候之中大小偏者病疾遲偏者病寒熱**  
膚之寒溫滑澀知其所苦  
**此言九候之中有七診之法也言察九候之中大小偏者病疾遲偏者病寒熱**  
世脉訣七診異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  
**此候生陽之氣以知病之死生也**  
曰太陽為開開折則肉節瀆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足太陽視有餘不足瀆者皮膚宛焦而弱也是以  
知病之所在而又當候太陽之氣焉衛氣篇曰足太陽之本在跟上五寸中而氣在腦者正之于氣街與承  
山踝上以下必先按而在久應于手乃刺而予之按承山乃足太陽穴在外踝上七寸故以右手于病者足  
上上去踝五寸按之是在承山穴以下矣庶右手于病者足上當踝而彈之蓋以左手取脈庶右手得以在  
下而彈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是更踝上五寸而及于承山矣故曰踝上以下必先按而在久踝  
上者謂去踝五寸以上而及于承山以下者謂承山以下而至于去踝五寸之間蓋以左手之三指于踝上五  
寸承山以下以候太陽之氣以察病之死生故下文曰足太陽氣絕者其  
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  
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蓋九針之要候氣為先足太陽為諸陽主氣也

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  
**急疾而太過也徐徐然者氣之不及也故皆主病其應上不**  
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  
**生氣絕於下故是以脫肉身不去者死**  
是以者承上文而言脫肉者皮肉宛  
邪留于身而不去者死也  
**中部乍疎乍數者死**  
太陽之氣者論先天之生陽榮衛氣血者乃後天水  
其脈

代而鉤者病在絡脈  
**夫血脈生于心而輸于脾代乃脾脈鉤乃心脈此復申明候足**  
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不應是天地人之氣失其一矣故主病二  
候後不應是三部之中失其二矣故主病甚三候後不應是三者皆失故主乎病危  
**察其府藏以知死生**  
之期  
**府為陽藏為陰知陽者知病之必先經脈然後知病脈**  
病脈之所從來詳經脈別論真藏脈見

者勝死  
**真藏脈見者至其所**  
勝魁之日時而死

此言診脈之有定所正可以施七診而知諸病也  
手踝之上手太陰肺經脈也應于中部去踝五寸手  
寸乃三陰交之上漏谷之下也蓋漏谷去踝六寸也以其左手上去踝五寸即太淵穴左足上去踝五寸  
即漏谷之下兩處按其脈則于右手右足當踝而彈之若按右手右足之脈則于左手右足彈之蓋使左

此言診脈之有定所正可以施七診而知諸病也  
手踝之上手太陰肺經脈也應于中部去踝五寸手  
寸乃三陰交之上漏谷之下也蓋漏谷去踝六寸也以其左手上去踝五寸即太淵穴左足上去踝五寸  
即漏谷之下兩處按其脈則于右手右足當踝而彈之若按右手右足之脈則于左手右足彈之蓋使左

此言診脈之有定所正可以施七診而知諸病也  
手踝之上手太陰肺經脈也應于中部去踝五寸手  
寸乃三陰交之上漏谷之下也蓋漏谷去踝六寸也以其左手上去踝五寸即太淵穴左足上去踝五寸  
即漏谷之下兩處按其脈則于右手右足當踝而彈之若按右手右足之脈則于左手右足彈之蓋使左

此言診脈之有定所正可以施七診而知諸病也  
手踝之上手太陰肺經脈也應于中部去踝五寸手  
寸乃三陰交之上漏谷之下也蓋漏谷去踝六寸也以其左手上去踝五寸即太淵穴左足上去踝五寸  
即漏谷之下兩處按其脈則于右手右足當踝而彈之若按右手右足之脈則于左手右足彈之蓋使左



右相應也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蠕者乃蟲之軟也今脈軟而和故曰不病其脈應而速中指  
渾渾然者病渾渾當作混混不清也中指徐徐然者病徐徐緩也不應手也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左右手  
足五相彈之不應者死蓋氣絕故不應也凡曰應者應醫工之指下也足太陰脾經之脈應在內是以脫  
肉不能行去者死手太陰肺經之脈主乎氣是以中部乍疎乍數者死氣之哀也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  
脈鈞為夏脈又夏氣在絡故病在絡脈絡脈受邪則經脈自滯故脈來中止而代也九候之相應者上下  
若一不得病曰甚曰危者脈來應手之際左右上下不得齊一也又必察其腑臟以知死生之期即陰陽  
別論之所謂別于陽者知病來應手于陰者知死生之期也又必先知各經自然之經脈即靈樞經脈  
篇十二經之脈然後知各經適然之病脈凡真藏脈來見者  
至于相勝之日時而死矣按此節似有錯簡姑從正文釋之

**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

張此復結上文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足太陽之氣絕也足太陽主筋陽氣者柔則養筋是以太陽氣絕筋學急而足

不可屈伸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為日上剛脈系絕故死必戴眼

張二中云足不可屈伸太陽之氣絕也死必戴眼太陽之脈絕也  
**按診要經絡篇載三陽三陰脈之證**  
內言足太陰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

瘈瘲其色白絕汗乃出則死矣與此畧同此當與後第十三節參看

**帝曰冬陰夏陽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脈皆沉細懸絕者為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燥喘數者為陽主夏故以**

**日中死**  
此復問冬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按九鍼篇曰五者音也音者立夏之分於子午陰與陽別寒

與初生陽氣相搏也蓋言冬至之子陰之極也陰極而一陽初生陰氣始下夏至之午陽之極也  
**陽極而一陰初生陽氣始下是陰陽之氣分于子午也至春分之時陽氣直上陰氣直下秋分之時陰氣直**

**上陽氣直下是陰陽離別也寒熱者陰陽之氣也陰陽分別而復有交合故寒與熱爭而兩氣相搏也此三**

**部九候之中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若九候之脈皆沉細而絕無陽氣之和此為陰而主冬故**

**死于夜半之子如盛燥喘數而無陰氣之和此為陽而主夏故死于日中之午皆陰陽偏絕之為害也**  
**是故寒熱病者以平旦死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病風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脈乍疏乍數乍遲乍疾**  
**者日乘四季死**  
是故者承上文而言也寒熱病者陰陽相承而為寒為熱也本經云因于露風乃生寒熱病風者亦為寒熱病也平旦日夕係陰陽兩分之時寒熱者乃陰陽兩傷之病是以應時

以九而中分之故以五分陰陽  
平旦日夕即二分之時  
日中夜

半即二至之時 日乘四 李即四 李節總 言陰陽 此節分 為五氣 以合陰 陽是為 七診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曰風氣 謂病者 身中之 風水與 風以應 水水以 應經 此與平 脈篇之 期以月 節勉之 同義

而死熱中熱病者陽盛之極故死于日中之午病水者陰寒之邪故死于夜半之中土位中央 壬于四季其脈乍疎乍數乍疾乍遲乃土氣敗而不能灌溉四臟故死于辰戌丑未之時也

此詳言諸病必有死期也帝于首節曾以夏冬陰陽以人應之為問故此又復與時皆陰也凡盛 脈凡沉細懸絕者皆為陰脈其脈宜見于冬然凡病至于死者必死以夜半正此以脈與時皆陽也病發寒熱者本 躁喘數者皆為陽脈其脈宜見于夏然凡病至于死者必死以日中正此以脈與時皆陰也病發熱者本 于感風風為厥陰肝經所感其死必以平旦正以平旦屬甲乙木也▲生氣通天論云因于露風乃生寒 熱則寒熱之病風氣所感也▼內熱及凡熱病者本于有火火為手少陰心經所屬其死必以日中正以 日中屬丙丁火也又凡病風者必足厥陰肝經感之不特死于平旦其死必以日夕正以日夕屬申酉金 而與木相剋也凡病水者必足少陰腎經主之其死必以夜半正以夜半屬壬癸水也凡脈 乍疎乍數乍遲乍疾者脾氣內絕其時必以日乘四季死正以四季之時屬辰戌丑未土也

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張形氣生形形氣已敗血脈雖調猶死意言七診之死因七診雖見九候皆 從者不死張七診者謂沉細懸絕盛燥喘數寒熱中病風病水土 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 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張此言七診者乃陰陽之氣會相分離是以應時而死若因邪病而有似乎 而陰陽和平九候皆從不死也蓋言七診之死死于陰陽分離不因邪病而有應時之死也若有七診之病其 陰陽和平九候皆從不死也蓋言七診之死死于陰陽分離不因邪病而有應時之死也若有七診之病其 診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噦張此復申明七診之脈以脈候為憑蓋脈者病氣之見胃不輸精故胃敗而其 也逆則九候必 絕將死之脈也

此舉形肉已脫者為死七診見者唯風氣與經月之病為不死餘則九候敗而亦為死也▲此節止舉 二端而言夫形肉在人猶堂室之有牆壁也形肉已脫則九候之脈雖調猶死即上文所謂脫肉身 不去者死也上文言七診為病者詳矣若七診雖見九候之脈皆與各經相宜者不死所謂不死者以其 有風氣之病為有外邪月經不行之病為有枉墮則似有七診之病而寔非真七診也故言不死若除風 氣經病之外而有七診之病其九候亦敗者死矣且胃經既竭 神不守心故死之時必發噦噦宣明五氣篇云心為噦胃為噦

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逆從循之張始病者病久而深 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臟在腑也夫病久者其 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 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

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臟在腑也夫病久者其 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 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

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臟在腑也夫病久者其 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 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

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臟在腑也夫病久者其 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 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

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臟在腑也夫病久者其 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 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

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臟在腑也夫病久者其 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 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

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臟在腑也夫病久者其 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 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

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臟在腑也夫病久者其 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 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

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臟在腑也夫病久者其 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 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

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臟在腑也夫病久者其 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 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

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臟在腑也夫病久者其 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 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

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臟在腑也夫病久者其 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 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

瘵者大

過遲者

不及大

過者病

在外者

及者病

在內言

七疔之

病病陰

陽氣之

不離不

因邪病

而死

不從外

內中風

之病故

瘵留者

也

心為牡

肺小腸

為之使

本論篇

不住來者死皮膚著者死張天邪傷經脈則脈數疾故其脈疾者知不病在七疔也陰陽氣受傷則其脈

著者病久而肉脫也根結篇曰皮膚薄者毛腠天傷于之期死此言方病而傷于形身經絡者不死病久而

傷五臟陰陽之氣者死故曰經病者治其經絡脈病者治其孫絡血若五臟陰陽之氣已絕于內而欲以針

石治其外者未之有也

**三**此亦詳診脈之法也脈疾者氣猶強盛故不病脈遲者氣已不

足故病脈不往來精神已去故死皮膚著者骨已乾枯故死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岐伯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靈靈樞經曰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

經病在孫絡者去其孫絡血蓋病在孫絡之別者為孫絡言病在經者刺其

絡其邪更淺故當出其血而瀉之也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靈血病者邪傳舍于絡脈在絡之時痛于

治其經病在孫絡之淺者治其孫絡病在經絡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脈則繆刺之靈奇邪者邪不入于經流

淺深之間而痛及于肌肉者治其經與絡也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在于四肢其

氣無常處不入于經俞故宜繆刺之繆刺者以左取右以右取左也留瘦不移節而刺之靈留瘦不移者留

髓故即于節而刺之蓋病在絡脈上寔下虛切而從之索其絡脈刺出其血以見通之靈刺節真邪篇曰

者取之脈病在骨節者治其節也結也是以上寔下虛者有橫絡盛加于經以致上下不通而有虛寔也切而從之者切其某經之所阻而從

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寔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于大經令之不通視而瀉之此所謂解

結也是以上寔下虛者有橫絡盛加于經以致上下不通而有虛寔也切而從之者切其某經之所阻而從

治之也索其絡者索其橫絡之結而刺出其血以見靈奇問血絡等篇

通之者視而瀉之也以上言病在經脈者為可治也

**靈**此詳言諸病之刺法也病有在經者治其經穴如肺病治其經渠之謂病有在孫絡者治其孫絡之治

血靈樞脈度篇云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盛而血者疾誅之盛者瀉之虛者飲藥

以補之血病及身有痛者合經穴絡穴而治之如肺病治經渠列缺之謂其有奇邪者不正之邪

通然所中者則取絡脈以繆刺之左取右右取左也病氣淹留形容減瘦證不移易則以時消息而漸刺

之即上文所謂無問其病以平為期者是也等有上寔下虛當切而從之必有其絡絡之脈故上下不通當索其結處而刺出其血以現通之即上文刺孫絡脈之謂也

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此決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

而勝眇為之表裏是以獨候于足之太陽者太陽主諸陽之氣也瞳子高者乃太陽之神氣不足蓋手太陽

之脈上頰至目銳眇其文者振鼻至目內眥虛則經氣急而瞳子高大矣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系氣絕

神而為腸中之太陽腎為生氣之原

道貴在神與氣心藏

九針九候之道貴在神與氣心藏

神而為腸中之太陽腎為生氣之原

道貴在神與氣心藏

九針九候之道貴在神與氣心藏

神而為腸中之太陽腎為生氣之原

道貴在神與氣心藏

九針九候之道貴在神與氣心藏

神而為腸中之太陽腎為生氣之原

道貴在神與氣心藏

九針九候之道貴在神與氣心藏

神而為腸中之太陽腎為生氣之原

道貴在神與氣心藏

九針九候之道貴在神與氣心藏

神而為腸中之太陽腎為生氣之原

道貴在神與氣心藏

九針九候之道貴在神與氣心藏

神而為腸中之太陽腎為生氣之原

道貴在神與氣心藏

曰足之  
三陽上  
合于手  
者也

脈乃血  
氣之府  
氣逆則  
喘血液  
為汗故  
帝問脈  
而伯答  
其端汗  
焉  
此篇作  
二段看  
言藏府  
血氣之  
病次言  
始之居

致死必戴眼雖然手足之經氣交相貫通手經之不足緣生氣之衰微如生氣脫于下手太  
陽先絕于上矣故虛于上者宜補之絕于下者為死證所謂木敷者其葉發故敗者其音嘶此篇為第八

**馬**上文言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然須知腫于高者乃太陽不足  
致絕而未絕戴眼者乃太陽已絕致蹇而不能此內有死生之分不可不察也

**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鍼此復申明腫于高者太陽不足于上也手太陰之脈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  
測上脫出踝中外踝上者在于手外側踝上也五指者第五之小指也言太陽

不足當于手指及外踝上之後露五指之少澤上留針以補之蓋候足太陽之氣者于足上去踝五寸而彈  
之補手太陽者當于手外踝上五指而取之此手足之經氣交相貫通先不足于上而後絕于下也○張二

中曰瀉者留針王註以為錯簡者是也愚疑是  
血補者留針第七節中手徐徐然下之脫簡

### 經脈別論篇第二十一

**經脈病脈**  
之各有分別

**別**彼劣切內言太陽陽明少陽太陰  
少陰厥陰之脈各有分別故名篇

**黃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為之變乎**  
按三部九候論至血氣形态篇與靈樞又九鍼論前後相

候論之所謂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藏氣法時論章旨乃九候論之所謂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蓋凡  
針九篇九九八十一篇論在靈樞經內此復論三部九候之法故必先知經脈生始之原而後知九候之病

脈知五藏生起之理而後  
知死生之期故設此二問**岐伯對曰凡人之驚恐志勞動靜皆為變也**  
經言人之居處安靜其氣和平自有

疾是以夜行則喘出於腎淫氣病肺  
末腎氣上逆故淫傷於肺也夫喘屬肺證又曰陽明厥則喘汗出于

肺主之皮毛而生于胃府之津液此章首論喘次論汗者言經脈榮衛生于胃府水穀之津而通  
會于肺氣是有經帝之理如勞動過傷則五藏氣逆而脈亦為之變故先論其變而後論其常也**有所墮惡**

**喘出於肝淫氣害脾**  
後則傷筋筋即為肝故喘出  
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肺驚則氣亂故喘出于

心氣傷  
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跌則傷骨骨即為腎故喘出焉  
徐公選曰腎生骨髓髓生

者氣行則已怯者則着而為病也  
正氣復順怯者則留着為病而見病脈矣  
故曰診脈之道觀人勇怯骨

者氣行則已怯者則着而為病也  
正氣復順怯者則留着為病而見病脈矣  
故曰診脈之道觀人勇怯骨



末論

血氣之

有別

皮內筋

骨五藏

之外合

也故能

知其情

以為於

脈

張兆璜

曰淡滲

皮毛之

血與經

相合故

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於法也

夫氣有勇怯理有疎密皮膚有厚薄骨

此言脈有因五藏受傷而變而診病者當據此以為法也帝問居處或動或靜性情或勇或怯脈亦為

之變乎伯言凡人或驚或恐或怒或勞或動或靜皆為變也是以腎屬少陽衛氣夜行于陰營氣以寐

而養設當夜而行則喘息內出于腎而肺為之母者子氣受淫上于于肺肺斯病馬有所墜墜而恐則筋

既受傷血亦不納其喘息內出于肝而肝氣反餘淫氣乘土脾被害馬有所驚怖而恐驚則氣亂喘息內

出于肺而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所勝妄行心反傷馬渡水跌仆水通于腎跌仆傷則喘出于腎與骨斯時

也勇者氣散則無病怯者氣着則病矣故診病之道既觀人之勇怯骨肉皮膚而知病肺害脾傷心着病

之詳則診法備馬矣

**故飲食飽甚汗出於胃**汗者水穀之津液飽驚而奪精汗出於心

甚則胃滿故汗出馬驚而奪精汗出於心

**故持重遠行汗出於腎**持重遠行則傷

持重遠行則傷

**故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此為常也**

四時陰陽自生有經常血氣循行各有調理如動

于脾

問篇曰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

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空虚血氣不次乃失其常是以驚恐志勞動作飲食以致喘汗出者皆

使氣血不次脈道常失故欲知經脈之循行先識變常之逆氣徐公退曰

喘汗之證乃四時藏府生病皆起于過用亦診病者所當知也飲食入胃大過于飽食氣蒸迫故汗出于

胃事有驚怖致奪精神心神外越故汗出於心所持則重所行則遠必骨以當之惟腎主于骨故汗出

于腎其走過疾兼之恐懼必筋以當之惟肝主于筋故汗出于肝搖動其體勞若其形必肉以當之惟脾

主于肉故汗出于脾此乃四時之在藏為陰在府為陽其有病皆起于過用如飲食飽甚等義人所常犯

者也凡診病者不可

知此等之病由歟

**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

肝者土之勝制則生化故散精于肝肝者筋其應故淫氣于筋經曰穀入

于胃脈道乃通血氣乃行是榮衛氣血皆水穀之所資生而水穀入胃各

有淫散輸轉之道故又必先知

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

經曰受穀者濁胃之食氣故曰濁氣胃絡

經脈生始之原而後知病脈也

寔也心氣通于脈故淫精于脈



飲義而下文之飲必難以兼食也何諸醫書皆宗李朱而不考經旨者皆釋矣

太陽藏獨至厥喘虛氣逆是陰不足陽有飲也表裡當俱瀉取之下俞此言藏府經脈有陰陽相合之常

諸病所謂先知經脈今識病脈也太陽藏獨至者太陽之精氣獨至而無陰氣之和也陽氣惟上故下厥上喘而虛氣上逆也是陰不足而陽有餘表裡俱當瀉蓋太陽之氣發原于下而上出于膺表故當表裡俱瀉

下俞之陽明藏獨至是陽氣重井也當瀉陽補陰取之下俞陰陽繫日月論曰六月是正月之生陽也主

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陽明之獨至是太陽重并于陽明陽盛故陰虛矣此言陰陽并合乃經脈之常如陽并于

陽陰并于陰則為病脈矣故曰持雌守雄柔陰附陽不知并合於陰故不明以陽藏獨至是厥氣也踰前平大取之下俞張少陽主初生之氣生氣

獨大于踰前也踰者奇經之喬脈足少陽經脈在陽踰之前故踰前厥大○朱衛公曰言踰前平大者釋明三陽之脈候足之三陽也蓋生陽之氣皆從下而上由陰而陽故俱取之下俞又申明三陰三陽之候候十

二經之本脈也如踰前少陽之脈平大而厥陰之動脈微小者是為少陽獨至也少陽獨至者一陽之過也張此申明之經氣各有別也夫一陰一

足十二經脈十二經脈合于十二藏府所以藏物故亦名藏也所謂太陽陽明少陽藏獨至者言三陽經脈之獨盛者是三陽氣之太過也太陽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脈氣少胃

氣不平三陰也宜治其下俞補陽瀉陰此言三陰是以太陽之經氣皆有手足也夫手之太陰足之太陰足

之太陰也如五脈氣少者手太陰之過也蓋肺朝百脈而輸精于藏府肺氣搏而不行則五脈之氣皆少是以五脈氣少者在手之太陰也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脾氣搏而不行是以胃氣不平胃氣不平者在足

之太陰也手之太陰足之太陰而後謂之三陰也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手之三陰從腹走手足經氣又相貫通故獨取之下俞○徐公選曰此復申明所謂三陰三陽者繫手足而言也蓋陰陽之氣皆從下而上故

獨取之下俞一陽獨喘少陽厥也張此言經脈而及于氣也夫氣激于喉中而獨謂之言氣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喘

至一陽之過者言氣盛而及于經也一陽獨喘少陽厥者言經逆而及于氣也分而論之有氣有經合而論之經氣之相通也○朱衛公曰以太陰問于其間者當知三陰三陽之經氣皆若是也○張兆璜曰少陽厥

者木火之氣鬱也木鬱之發松吟高山虎嘯巖岫古之善瀉者馳點中虎聲而瀉之一陽獨喘之義蓋取諸此與陽井於上四脈爭張氣歸於腎宜治其經絡寫陽補

陰瀉陽井者太陽陽明之氣相并也四脈者太陽之小腸膀胱陽明之胃與大腸即四形藏之脈也四脈爭瀉以致陽井于上亦經厥而及于氣也腎為生氣之原此三陰之氣虛陷于腎不能與陽相接故宜瀉

所謂太陽火陽太陰火陰者論陰陽之經脈也經脈進于藏府故曰藏所謂一陰二陽一陽二陰三陽三陰也此節論在病經而及於無之病氣者有及于有者蓋病在經者由藏而經由經





虛五種

藏之氣

虛也

厥陰之

治謂當

足厥陰

之經脈

主治也

此言三

陰三陽

之氣可

合于六

經可通

于藏府

當與未

節合論

三陰之

氣而各

有別也

此經氣

厥逆于

下而上

病于手

厥陰之

經之經穴崑崙絡穴飛揚▲崑崙足外踝從跟骨上陷中鉞五分留十呼灸三壯壯婦忌之飛揚外踝

骨上七寸針三分灸三壯▲補足少陽腎經之經穴復溜▲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針三分留七呼灸

五并▼絡穴大鍾▲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灸三壯針二分留七呼▲由是而二陰入于一陰則一陰

之脈至者乃足厥陰肝經治事也至此則虛者真痛者在心其逆氣留薄發為白汗白汗者肝虛為金所

乘也宜調和藥食並治肝經之俞穴太衝▲足大指本節後一寸半動脈應手陷中針三分留十呼灸三

壯▼不言補瀉者上文腎經尚補而此肝經亦宜曰補况既曰真虛則豈可再瀉乎▲按此篇傳經次第

唯熱論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

厥陰受之與此相類然以諸經証候觀之則與熱論之證不同未可以外感論也學者察之

帝曰太陽藏何象謂太陽藏者謂小藏膀胱之經脈也象者效象岐伯曰象三陽而浮也謂象者像也三陽

盛之氣而浮也帝曰少陽藏何象岐伯曰象一陽也謂少陽藏者三陽甲膽之經氣一陽藏者滑而不寔

也謂所謂一陽二陽者乃二陽之氣也氣應脈外故以脈之浮沉以效象陰陽之氣如在一陽之藏脈則見脈

之氣見于脈帝曰陽明藏何象岐伯曰象大浮也謂陽明藏者胃與大腸之經脈也陽明者兩陽合明陽氣

者之不同也帝曰陰搏至腎沉不浮也謂此復結陰藏之經脈與陰氣之見于脈者之不同也太陰藏

搏雖至于少陰之腎止見乎沉而不浮蓋以脈象之浮沉以別陰陽之氣以脈體之滑動不寔謂此節未言

鼓動而伏以別陰陽之脈也此篇論欲識病脈先知經脈然欲知經脈又當體析其經與氣焉謂此節未言

此一陽獨喘少陽厥也當為二陰少陰可知且謂此尾不言厥陰信有脫簡而上節之說益顯

此總承上文而明六經之脈象也帝言太陽陽明少陽俱曰獨藏至而太陰藏則曰藏搏二陰則曰獨

痛一陰則曰至其脈體果何象耶伯言太陽之脈主于浮蓋太陽為三陽陽行于表故脈宜象三陽而

浮也少陽為陽之裡陰之表所謂半表半裡者是也其藏為陽之初生故脈體滑而不寔象一陽之為初

陽也陽明雖為太陰之裏而寔為少陽之表比之滑而不寔者則大而浮矣彷彿乎太陽之浮也太陰則

入于陰分脈雖始伏而寔鼓擊于手未全沉也二陰雖相搏而至

然腎脈沉而不浮也由是觀之則厥陰為沉之甚又非二陰比矣

### 藏氣發時論篇第二十二

五藏之氣必應天時而人之治藏氣者當法天時故名篇

氣之行于脈中  
也此太陽之脈  
者乃二陽之子  
盛而浮  
少陽之脈象象  
少之脈  
楊中內  
榮氣故  
陽焦初  
動之脈  
生則滑  
而不寔  
矣此申  
明陽藏  
獨至陰  
藏相搏  
者乃因  
氣而充  
于脈故  
曰太陽  
獨至者  
陽之過  
也  
在肺則  
鼓而上  
在肝則  
伏而下  
火氣則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  
此承上章而復問也經脈篇曰合于四時五藏

陰陽揆度以為經脈之常故帝以藏府陰陽合于人形法于四時五行而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  
此節言察其府藏而知死生之期故可法于四時五行生剋之順逆

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聞甚之時死生之期也  
此節言察其府藏而知死生之期故可法于四時五行生剋之順逆

而後死生可必故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言天之十干四時地之五行五味人之五藏五氣皆合于此五者以此五者而互參之則成敗死生可決矣更貴更賤者貴賤異時也問者將愈之時甚者加甚之時也

帝曰願卒聞之  
卒盡也

此因帝欲法時以治藏氣而伯言以五行為主可以為治病之準也下  
文乃詳言之卒盡也按素問靈樞言卒愿聞之者甚多其義仿此

岐伯曰肝主春  
肝主春之氣足厥陰少陽主治  
足厥陰主乙木少陽主甲木二其日甲乙

在日主  
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  
肝主春生怒發之氣故苦于心主夏火之氣

丁火太陽主丙火二者相  
其日丙丁脾主長夏  
長夏六月也謂足太陽陽明主治

則心氣散逸自傷其神  
脾主長夏脾主長夏  
脾主長夏

日戊己  
戊己脾主長夏  
脾主長夏

肺主秋  
肺主秋金主太陰陽明主治  
金主太陰陽明主治

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肺主收降之令故苦氣腎主冬  
腎主冬

經相為表裡其日壬癸  
壬屬陽水癸屬陰水在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腎者水

而惡燥宜食辛以潤之謂辛能開腠理使津液行而能通  
氣故潤以上論五藏之本氣而合于四時五行五味也

此言五藏應乎四時而治之者必法時也春屬木肝亦屬木故肝主春斯時也足厥陰肝者乙木也足少陽膽者甲木也正治其時春之日有甲乙乃肝氣之尤旺者然肝脈主弦最苦在急急則肝病也惟

伏而下火氣則

浮水氣

則況二

陰之氣

搏至腎

故沉而

不浮此

復言之

陰三陽

又氣而

合于至

藏六府

也

張兆璜

曰合人

形者以

藏府陰

陽合于

九竅丸

候

以上論

五藏所

主之時

日及五

若五味

以下論

甘性緩急宜食甘者以緩之凡飲食藥物皆然夏屬火心亦屬火故心主夏斯時也手少陰心者丁

火也手太陰小腸者丙火也正治其時夏之日有丙丁乃火氣之尤旺者然心脈最苦在燥燥者心虛

也惟酸性收急宜食酸者以收之長夏屬土脾亦屬土故脾主長夏斯時也足太陽脾者巳土也足陽明

胃者戊土也正治其時長夏之日有庚辛乃脾氣之尤旺者然脾苦氣上逆惟性苦者可以泄逆急宜食苦者以泄

苦性燥急宜食苦者以燥之秋屬金肺亦屬金故肺主秋斯時也手太陰肺者辛金也手陽明大腸者庚

金也正治其時秋之日有庚辛乃肺氣之尤旺者然肺苦氣上逆惟性苦者可以泄逆急宜食苦者以泄

之冬屬水腎亦屬水故腎主冬斯時也足少陰腎者癸水也足太陽膀胱者壬水也正治其時冬之日有

壬癸乃腎氣之尤旺者然腎屬水最苦燥惟辛性潤急宜食辛者以潤之如黃柏之類庶乎膝理自

開津液自致五藏之氣自相通也

**病在肝愈於夏**此論邪氣之容于身而病在五藏者亦合于四時五行而有間夏不愈甚於秋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冬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冬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冬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冬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冬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冬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冬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冬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冬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冬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冬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冬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冬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冬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冬

木而風氣必通于肝故凡有肝病者必禁當風以犯之也斯則一歲之中可以計其所愈所甚所持所起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肝病者愈于丙丁之日以丙丁火旺所制者金而金不尅木木病自愈也設丙丁不愈加于庚辛之日加即甚之謂也以庚辛金旺必尅木而木病自甚也設庚辛不死持於壬癸之日以壬癸水旺必母來助子而木病可支也雖能支于水旺之日又必起于甲乙之日以木病當復于本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肝病者平旦甚以平旦應甲乙木故病主慧慧者爽也時王木亦王也下晡甚以下晡者申酉時也應在庚辛故病主慧慧金來尅木也夜半靜以夜半者亥子時也應在壬癸故病主靜水來生木也况肝既有病則治之者當順其性而治之故肝之所苦在急則其所欲在散惟味之辛者主散宜急食辛以散之性欲散而辛能散此補之者所以用辛也性苦急而酸能收此瀉之者所以用酸也

治肝之法又如此

病在心愈於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謂不死則能持能禁溫食熱水愈於戊巳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持於甲乙起於丙丁謂當愈不死故有所起心病人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謂靈樞經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之日分為四時朝則為春日心欲奕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故自得其位而慧至其所不勝而甚至其所生而靜也

急食鹹以稟之謂與叶軟心為火藏心病則燥矣故宜食鹹以稟之用鹹補之甘瀉之謂鹹味下泄上湧而從水化能泄心氣以甘益火欲炎上以自益火欲散而瀉之

以心經言之凡病在心者以心性屬火其病從夏始也至于長夏屬土則土能尅水而水不能尅火故心病當愈于長夏但長夏不愈當甚于冬以水能尅火也若冬不死當持于春以木能生火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于夏以火病當起于火候也且熱則心躁故食溫衣熱者皆當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愈在戊巳日以土王則水泉水泉不能克火也戊巳不愈加于壬癸日以水王則火必受尅也壬癸不死持于甲乙日以木王則火生也然心痛必起于丙丁以火病當復于火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日中慧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甚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平旦靜以平旦正屬甲乙木也然所以治之者心欲稟惟鹹為能稟堅急食鹹以稟之惟其所欲在稟此鹹之所以為補也惟其所苦在酸此甘之所以為瀉也此乃因其性而治之耳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謂胃欲清飲故禁溫食飽食傷脾故禁飽食脾屬陰土而惡濕故濕地濡衣咸宜禁之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於甲乙甲乙不死持於丙丁起於戊巳謂天之五行地之



五行化生人之五臟人生于地幾命于天是化生于五行而歸命于十干也

脾病者日晡慧日出甚下晡靜

乃木旺之時故甚下晡乃申酉之分應秋金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

和之氣矣故宜食甘以緩之

用苦瀉之甘補之

脾病則土鬱矣故瀉之甘補之

用苦瀉之甘補之

用苦瀉之甘補之

用苦瀉之甘補之

用苦瀉之甘補之

用苦瀉之甘補之

用苦瀉之甘補之

用苦瀉之甘補之

用苦瀉之甘補之

用苦瀉之甘補之

用苦瀉之甘補之

瀉奪之以甘之緩補之金匱要畧曰五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藏病各有所惡隨其所不喜者即為病是以順其所欲之味為補也

脾病當愈于秋但秋不愈當甚于春以木能尅土也若春不死當持于夏以火能生土也其病之復起

又當在于長夏以土病當復于土月也且食或溫熱過于太飽或濕地濕衣皆脾土所惡俱宜禁之此乃

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愈在庚辛日以金旺則木衰木衰不能尅土也庚

辛不愈加于甲乙以木旺則土必受尅也甲乙不死持于丙丁以火旺則土生也然脾病必起于戊巳以

土病當復于土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日晡慧以日晡則未土正王土性剛也日出甚

以日出則木王也下晡靜以金王則木退也然所以治之者脾欲緩惟甘者能緩急食甘以緩之惟甘能緩之此甘之所以為補也脾苦瀉惟苦性堅燥此苦之所以為瀉也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長夏起于秋禁寒飲食寒

癸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己起於庚辛

中甚夜半靜

用酸收以補正

辛散以瀉邪

用酸收以補正

用酸收以補正

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計以肺病者下晡慧日

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計以肺病者下晡慧日

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計以肺病者下晡慧日

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計以肺病者下晡慧日

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計以肺病者下晡慧日

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計以肺病者下晡慧日

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計以肺病者下晡慧日

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計以肺病者下晡慧日

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計以肺病者下晡慧日

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計以肺病者下晡慧日

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計以肺病者下晡慧日

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計以肺病者下晡慧日

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計以肺病者下晡慧日

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計以肺病者下晡慧日

肺經言之凡病在脾者以脾性屬土其病從長夏始也至于秋屬金則金能尅土而木不能尅土故

脾病當愈于秋但秋不愈當甚于春以木能尅土也若春不死當持于夏以火能生土也其病之復起

又當在于長夏以土病當復于土月也且食或溫熱過于太飽或濕地濕衣皆脾土所惡俱宜禁之此乃

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愈在庚辛日以金旺則木衰木衰不能尅土也庚

辛不愈加于甲乙以木旺則土必受尅也甲乙不死持于丙丁以火旺則土生也然脾病必起于戊巳以

土病當復于土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日晡慧以日晡則未土正王土性剛也日出甚

以日出則木王也下晡靜以金王則木退也然所以治之者脾欲緩惟甘者能緩急食甘以緩之惟甘能緩之此甘之所以為補也脾苦瀉惟苦性堅燥此苦之所以為瀉也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長夏起于秋禁寒飲食寒

癸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己起於庚辛

中甚夜半靜

用酸收以補正

辛散以瀉邪

用酸收以補正

用酸收以補正

以肺經言之凡病在脾者以脾性屬土其病從長夏始也至于秋屬金則金能尅土而木不能尅土故

脾病當愈于秋但秋不愈當甚于春以木能尅土也若春不死當持于夏以火能生土也其病之復起

又當在于長夏以土病當復于土月也且食或溫熱過于太飽或濕地濕衣皆脾土所惡俱宜禁之此乃

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愈在庚辛日以金旺則木衰木衰不能尅土也庚

辛不愈加于甲乙以木旺則土必受尅也甲乙不死持于丙丁以火旺則土生也然脾病必起于戊巳以

土病當復于土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日晡慧以日晡則未土正王土性剛也日出甚

以日出則木王也下晡靜以金王則木退也然所以治之者脾欲緩惟甘者能緩急食甘以緩之惟甘能緩之此甘之所以為補也脾苦瀉惟苦性堅燥此苦之所以為瀉也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長夏起于秋禁寒飲食寒

癸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己起於庚辛

中甚夜半靜

用酸收以補正

辛散以瀉邪

用酸收以補正

用酸收以補正

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炙衣

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炙衣

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炙衣

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炙衣

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炙衣

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炙衣

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炙衣

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炙衣

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炙衣

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炙衣

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炙衣

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炙衣

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炙衣

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炙衣

也腎惡燥。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於戊己。戊己不死，持於庚辛。起於壬癸。張在四藏曰：加者言所勝之氣加于我，而使病加。

之是客勝也。在腎藏曰：甚于戊己，乃至其所不勝而甚。是主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張四季辰戌丑未時也。腎病者水旺則慧，土王則甚。金王則靜。

腎欲堅，食苦以堅之。張腎體沉石，德性堅毅，病則失其常矣。故宜食苦以堅之。

用苦補之，鹹瀉之。張用苦堅以補之，鹹泄以瀉之。

以上論五藏之病，而宜于藥石者，五味各有所宜。

**論**以腎經言之，凡病在腎者，以腎經屬水，其病從冬始也。至春屬木，則木不能剋土，而土不能剋水，故腎病當愈于春。若春不愈，當甚于長夏。以土能剋水也。若長夏不死，當持于秋。以金能生水也。其病能復起者，當在于冬。以水病必在于水候也。且腎性惡燥，故凡焯煖之熱，食溫炙之衣，宜勿犯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愈在甲巳日，以木王則土衰，土衰不能剋水也。甲乙不愈，甚于戊己，以土王則水必受剋也。戊己不死，持于庚辛，以金旺則生水也。然腎病必起于壬癸，以水病當復于水日也。又至于時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夜半慧，以夜半屬壬癸水也。四季甚，以四季屬土也。下晡靜，以下晡屬庚辛金也。然所以治之者，腎欲堅，惟苦為能堅。急食苦以堅之，惟其所欲在苦，此苦之所以為補也。所苦在寒，此鹹之所以為瀉也。

夫邪氣之容於身也，以勝相加。張邪氣者風寒暑濕外淫之邪也。以勝相加者，如肝病加至其所生而愈。

如肝病者，愈于夏。心病者，愈于戊己。得所生之子氣而愈也。至其所不勝而甚。張謂值其剋賊之至於所生而持，張得所生之母氣，自得其位而起。

位者本經所謂木位火位之類。值本必先定五藏之脈，乃可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張言必先定五藏之經脈，如五藏之病脈，乃可言病之間甚死生之期。

**論**此總總上文之為病，為愈，為甚，為持，為起者，必當先定五藏之本脈，而始知之也。肝病始于春，心病始於夏，脾病始於長夏，肺病始於秋，腎病始於冬。者皆由邪氣感于吾身，以勝相加。如肝病由肺而傳心，病由腎而傳脾，病由肝而傳肺，病由心而傳腎，病由脾而傳之謂也。至其所生而愈，如肝病愈于夏，心病愈于長夏，脾病愈于秋，肺病愈于冬，腎病愈于春。者皆我之所生也。至其所不勝而甚，如肝病甚于秋，心病甚于冬，脾病甚于春，肺病甚于夏，腎病甚于長夏。者皆我之所不勝而能剋我也。至其所生而持，如肝病持于冬，心病持于春，脾病持于夏，肺病持于長夏，腎病持于秋。者皆被能生我也。自得其位而起，如肝病起于春，心病起于夏，脾病起于長夏，肺病起于秋，腎病起于冬。者皆得其所應之時，而病復起也。夫五藏之病，由于相生相勝者如此。至于日時可推矣。又當先定五藏之本脈，如春脈弦，夏脈鈞，長夏脈代，秋脈毛，冬脈石。

病起于春，心病起于夏，脾病起于長夏，肺病起于秋，腎病起于冬。者皆得其所應之時，而病復起也。夫五藏之病，由于相生相勝者如此。至于日時可推矣。又當先定五藏之本脈，如春脈弦，夏脈鈞，長夏脈代，秋脈毛，冬脈石。

脈毛冬脈石或有胃氣及無胃氣則彼之生我克我我得而知故凡為愈者我所生持者生乎我其病為  
間而為生之期為甚者刺于我為起者得本位其病為甚而為死之期可得而言之矣若不定五藏之脈  
則彼于我之相生相  
剋胡從而知之哉

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  
**張**病者邪氣是也肝脈布脇肋故以腹故兩脇下痛引少腹靈樞經  
曰肝氣是則怒蓋肝為將軍之官而志怒肝氣鬱而不舒故怒也

虛則目眩眩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怒如人將捕之  
**張**虛者精氣奪也眩不明也肝藏血而開竅于目肝虛故  
眩眩無所見少陽經脈入耳中故無所聞病者心下

淡淡如人取其經厥陰與少陽  
**張**謂經脈也足少陽與厥陰  
為表裡故取二經以通其氣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取血者  
將捕之

厥會于巔肝氣逆故頭痛火陽氣逆故耳不聰而頰腫也取血者謂取其經之多血者而去之蓋足  
少陽與厥陰為表裡少陽常火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藏府經氣相通宜從厥陰之多血者瀉之

**張**上文五節言五藏之病用五味以補瀉則用藥之意為矣而此下五節又言五藏之病復有用鍼之法  
也試以肝經言之足厥陰之脈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又上貫膈布脇肋故兩脇下痛以下引

少腹其氣寔則善怒靈樞本神篇云肝氣寔則怒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之虛則目眩眩  
無所見耳無所聞蓋足厥陰之脈自脇肋循喉嚨上入顛額連目系足少陽之脈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

出走耳前至目銳眦後故虛則耳目無所見聞也惟其虛也故善于恐懼如人有將捕之意正以肝藏魂  
魂不安故其病如此當取足厥陰之經穴中封足內踝前一寸筋裡宛中針四分留七呼又三壯

足少陽之經穴陽輔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骨端三分寸去丘墟七寸針三分留七呼又三壯以  
肝與膽相為表裡也寔則瀉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耳王註泛言以為經脈之經不著穴言然則將用

何穴以治病耶然足厥陰之脈自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于巔故頭必痛足少陽之脈支別者從耳中  
出走耳前又支別者抵于頰加頰車足厥陰之脈支別者從目系下頰裡故耳聾不聰而頰又腫也此

則氣逆于上故見之于頭耳頰者如此亦是有餘之證也取其兩經以出血而已此不言穴意者亦是上  
文之經穴耳按此下五節皆言用針不言用藥然各經證候甚明惟智者明此經絡識此證候則凡藥

屬肝膽者可恣  
用矣後仿此

心病者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應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  
**張**手少陰心脈起心中上挾咽出脇下循臍向下  
肘中循臂內後廉手少陽小腸脈上手臂循臍

內出肩解繞肩脾二經氣寔故有是痛虛則胸腹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  
**張**心火氣虛則水濁上乘故胸腹  
脇支滿者少陰之支絡滿痛于脇下也

氣不能交于陰故脇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  
**張**心脈上循咽喉開竅于舌故取舌下血者蓋手足陰陽  
下與陰相引而痛也

所若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若然後瀉有餘補不足

其變病刺却中血者設有變病而邪不在經絡者亦取其却中出血藏府之經氣相通也○徐公退問曰

變病者又取于却中此皆處變用權之法故獨舉少陰一經而曰舌下血曰變病蓋欲其類推于諸經也

**經**以心病言之手少陰心經之脈其直者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手厥陰心包絡之脈其支者循胸中

出脇下腋三寸上抵腋上下循膈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循臂行兩筋之間又手太陽小腸經

之脈自臂臑上繞肩甲六骨上故胸中必痛脇支必滿脇下亦痛膈背肩胛悶皆痛兩臂內皆痛此則邪

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之虛則胸膈之中大腸之下與腰相引而痛蓋手厥陰之脈從胸中出屬心包

絡下高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脇手少陰之脈自心系下兩脇小腸故曰胸曰脇曰腋皆主痛也當取

手少陰之經穴靈道△掌後一寸五分針三分灸三壯△手太陽之經穴陽谷△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

中針三分留三呼灸三壯△以心與小腸相為表裡也寔則瀉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耳其舌本下并出

其血者正以手少陰之脈從心系上挾咽喉所以出舌下之血也曰出血乃治有餘之證耳△舌下即廉

泉穴係任脈經領下結喉上四寸中針二分留七呼灸三壯△及有變病指又不止前證而已△當

取手少陰之却曰陰却穴者以出其血也△在掌後腋中去腕半寸當小指之後針三分留七呼灸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癢脚下痛脾主肌肉主通會五臟元真之氣脾氣傷故身重而肌肉

痿故足不收氣傷故善癢而痛用虛則腹滿腸鳴噎泄食不化此因脾氣虛而不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

二善字者言經病而及于氣也

血者禁衛氣血始于足少陰腎生于足陽明胃輸于足太陰脾故取此三經以通經氣

肌當作

虎骨力

反勝時  
轉反肝  
胡即反  
盛音盛

報息耳聾。乾。腎為生氣之原，肺主周身之氣，以司呼吸。生氣衰于下，不

內血者。張。太陰手太陰肺經之本脈也。故元子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者，正謂

也。肺病言之，肺藏氣而主喘息。在變動為欬，故病則喘欬逆氣，肩近于背而背

屬腎絡膀胱。今肺病則腎為之子，亦必受邪。故凡陰股脾肺行足皆痛，此乃邪

呼禁灸。足太陽之外厥陰之內，即足少陰之脈也。亦取其經穴復瀉，以出其血

血脈而後調。其虛莫無論其病以平為期，則皆于出血之後，又當用瀉以調之

腎病者腹大脰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

陽之氣司表而下出于膀胱經氣。逆則表氣虛故汗寢出而惡風。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

謂之意。腫中者，臣使之官，代君行令。喜樂出焉。胸中之心氣不足，故意不樂。取

病生于經脈。肌肉宜治之，以針石者，審察其藏府經脈之虛實而取之。

氣內微故寢後即有汗也。大凡有汗之疾，多惡風。以腠理不密，故汗出而表虛者

而痛。正以腎脈自小腹上行大腹至俞府而止也。足太陽膀胱之脈從項下行而

溜。見前。足太陽之經穴崑崙。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針三分，留七呼。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肝色青則其氣

巨犬肉李韭皆酸。宜食小豆大李之酸，以收養心氣。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



按此各經所食與靈樞五味篇不同

令而若上逆故宜食羊麥杏蔬之若以收降其肺氣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雀皆鹹謂天脾土之所以灌漑四藏者主上于心脾下洩于肝腎如脾若濕則不能上滲矣土

氣敦旱則不能下洩矣經曰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滲泄為陰故宜食苦者取其燥土氣以涌滲于上也宜食鹹者取其行上氣以滲泄于下也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津液益從革作辛能通母之化原也** **毒藥攻邪** 啟元子曰藥謂金玉土石草木菓蟲魚鳥獸之類皆可以祛邪養正者也然攻邪却病之毒藥攻邪謂毒乃能故曰毒藥攻邪○再按本草云上藥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中藥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過病補虛五穀為養

贏者本中經下藥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

**五果為助** 謂桃李杏棗五畜為益 謂牛羊犬豕雞為五菜為充 謂葵藿葱韭菹

也按五藏政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蓋毒藥所以攻邪殺肉果菜無使過傷能補精益氣精氣充足則邪病自除氣味合而服之以

**補精益氣** 此總結上文而言殺肉果菜皆有五氣五味宜和合而食之無使偏勝以補益精氣如偏食焦

由也故宜氣味和合而食之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與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

也隨四時之宜散宜收或隨五藏之所苦所欲各隨其所利而行之此篇論察五藏以知間甚死生之期

審貴賤以施鍼砭藥食之別益九候之病自五藏之所生

**甘** 此承首節論五藏肝若急急食甘以緩之等義而詳言之也東方甲乙木其色青肝屬木故色亦青肝

心若緩惟酸為能收之故宜食酸凡小豆牛肉李韭皆酸皆可食也西方庚辛金其色白肺亦屬金故色亦

亦白肺若氣上逆惟苦為能泄之故宜食苦凡麥羊肉杏蔬皆苦皆可食也中央戊己土其色黃脾亦屬

土故色亦黃上文脾若濕急食苦以燥之故宜食苦然脾為胃關脾與腎合當假鹹之柔與以和其肉粟

雞肉桃葱皆辛皆可食也以辛主散酸主收甘主緩苦主堅鹹主與故耳彼補正氣者必有取于良藥治邪氣者必有取于毒藥此毒藥之所以攻邪也如金玉土石草木蟲魚鳥獸之類皆有攻邪之藥五運

行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此皆所謂毒藥也又曰無毒治

病十去其九此所謂良藥也。且稗米小豆麥大豆黃黍之五穀所以養此元氣也。桃李杏栗棗之五果所以助此元氣也。牛羊犬豕雞之五畜所以益此元氣也。葵藿薤蔥之五菜所以充此元氣也。此皆陽高氣者氣歸精而精歸化陰為味者味歸形而形歸氣故合氣味而服之所以補精益氣也。自毒藥攻邪以下至此其間穀果畜菜各有五者各有五味各有散收緩急堅與之宜在因四時五臟之病隨五味所宜以異用耳。蓋至是而積氣法時之義無餘蘊矣。按王好古論五藏若欲補寫藥味云肝若急食甘以緩之甘草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補之細辛以酸瀉之芍藥虛以生姜陳皮之類補之經曰虛以補其母水能生木腎乃肝之母腎水也若以補腎熟地黃黃藥是也如無他證宜錢氏地黃丸主之寔則白芍藥瀉之如無他證錢氏瀉青丸主之寔則瀉其子心乃甘之子以甘草瀉心○心若緩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欲乘急食酸以軟之芒硝以酸補之澤瀉以甘瀉之○人參黃芪甘草虛則炒鹽補之虛則補其母木能生火肝乃心之母肝木也以生薑補肝如無他證以安脾丸主之寔則甘草瀉之如無他證錢氏方中重則瀉心湯輕則導赤散○脾若濕急食苦以燥之白朮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甘草以甘補之○人參以苦瀉之黃連虛則以甘草大棗之類補之如無他證錢氏益黃散主之○心乃脾之母以炒鹽補心寔則以枳實瀉之如無他證以瀉黃散瀉之肺乃脾之子以桑白皮瀉肺○肺若氣上逆急食苦以瀉之詞子皮知母黃芩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藥以辛瀉之桑白皮以酸補之五味子虛則五味子補之如無他證錢氏白膠散補之脾乃肺之母以甘草補脾寔則桑白皮瀉之如無他證以涼白散瀉之腎乃肺之子以澤瀉瀉腎○腎若燥急食辛以潤之知母黃藥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知母以苦補之黃藥以酸瀉之澤瀉虛心熱地黃黃藥補之腎本寔不可瀉錢氏止有補腎地黃丸無瀉腎之藥肺乃腎之母以五味子補肺

###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註張**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八亦應之此篇承上章而宣明五氣五味五藏五邪故無問答之詞而不曰論

**註馬**此篇宣能五藏之氣故名篇

**五味所入**張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酸先走肝若先走心甘先走脾辛先走肺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

**酸入肝**張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辛辛入肺張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苦苦入心張南方生熱熱入心以養心氣也

**鹹入腎**張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甘甘入脾張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是

**為五入**張此與靈樞九鍼論同但彼多淡入胃一句

**註**此言五味各入五藏也。陰陽應象大論云：木生酸，酸生肝，金生辛，辛生肺，火生苦，苦生心，水生鹹，鹹生腎，土生甘，甘生脾。此酸之所以入肝，辛之所以入肺，苦之所以入心，鹹之所以入腎，甘之所以入脾也。是五味隨五藏而入，遂名之曰五入。

**五氣所病** **張**五藏氣逆，心為噫。 **張**噫不平之氣也。本經曰：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氣而上走于陽，肺為效。 **張**陰陽氣象論曰：肝為將軍之官，在志為怒，肝氣欲達則為語，診要經終篇曰：春刺脾為吞。 **張**脾主

行其津液，脾氣病而不能灌漑于四藏，則腎為欠，為噯。 **張**靈樞經曰：陽者主上，陰者主下，陽引而上，陰引而

陰之氣在下，病則反逆于上，而欲引于下，故引胃為氣逆，為噦為恐。 **張**問篇曰：人之噦者，殺入于胃，胃氣

還入于胃，新逆而欲復出于胃，故為噦。胃之逆氣下并于腎，則為惡，蓋腎于胃戊癸相合也。噦呢逆也。噦噦

車鑿聲，言其聲之。大腸小腸為泄。 **張**大腸小腸受盛水穀，變化糟粕，下焦溢為水。 **張**下焦如瀆，水道出焉。膀胱

不利為瘕，不約為遺溺。 **張**靈樞經曰：三焦下俞出于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 **張**膽為怒。 **張**膽為中正之

病則氣鬱，是為五病。 **張**謂病五藏五行之氣而。 **張**九鍼論同。 **張**此節與靈樞

而為怒。 **張**岐伯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數復出于胃，故為噫。是噫出于胃，三部九候論靈樞九鍼論皆曰

心為噫。與此篇同。然則以為出于胃耶？出于心耶？又嘗考脈解篇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盛而上走于陽

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為噫也。由此觀之，則知噫屬心而足陽明胃經之絡又屬于心，故胃有寒亦

能噫也。經典之旨，豈非二而一者耶？ **張**肺為效，蓋肺本屬金，扣之當有聲，故邪擊于肺則為效也。 **張**按效

論一篇論效甚詳，其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效，非獨肺也。又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

其合也。此外感之邪也。又曰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于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為

肺效。五藏各以其時受病，如下文乘秋則肺先受之，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

受之，乘冬則腎先受之，之謂也。非其時則皆肺效為始，而傳以與之。又末云：此皆聚于胃，闕于脾，可知

勝耽者 州都之 官津液 藏焉氣 化則出 故或為 瘕或為 遺溺

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久又曰陽氣和利滿于心出于鼻故為嚏今日為腎  
之病者蓋腎屬乎陰故欠由之足太陽之氣和利于心而太陽與腎為表裡故嚏由之觀口問篇下文有  
補足太陽眉上等語則知陽氣為太陽而嚏出于鼻故補眉上也△眉上者攢竹穴也縱陽氣為衛氣亦  
由膀胱穴而上行之所謂目張則上行于頭故必刺攢竹穴△胃為氣逆為噦為惡蓋胃為水穀入于胃  
胃氣不和則氣逆按靈樞口問張伯曰穀入于胃氣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為恐入于胃  
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為噦又按陰陽應象大論曰腎在志為恐入于胃  
曰精氣并于腎則恐今以為胃之病者蓋胃寒則噦起胃熱則恐生何者胃熱則腎氣亦熱故為恐也蓋  
腎者胃之關也大腸小腸為泄蓋大腸為傳道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今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  
故為泄利之證也下焦者即靈樞營衛生會篇上中下之下焦也按營衛生會篇岐伯曰下焦者別迴腸  
注于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  
下焦而滲入膀胱故難經三十一難曰下焦者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滲泄主出而不納以傳道也  
又三十五難曰膀胱者為黑腸下焦所治也今下焦之氣窒而不瀉故溢而為水病△水之為義蓋陰陽  
別論篇第七節注中△靈蘭秘典論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今日曰不利則為癃瘕  
者水道不通之病也不約則為遺溺遺溺者溺不止也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惟決斷無私秉正疾邪  
是為五藏之病也其曰大腸小腸胃膽膀胱者府病同藏藏病府亦病也

**五精所并**

**張**謂五藏之精氣相併併於心則喜多陽者多喜心為陽藏陰精并  
**精**氣相併併於脾則憂脾受愁不解則傷意肝  
**氣**并於肝則憂脾受愁不解則傷意肝  
**并**於脾則長喜本經曰神餘則笑不休  
**并**於肺則悲肝悲哀動中則  
**并**於腎則恐傷魂肺虛而肝

謂恐如人將捕之者陰氣火陽氣入陰陰陽相薄故恐也蓋心腎為水火陰陽之主宰是以心虛而陰精并  
之則喜腎虛而陽氣并之則恐此水火二氣上下交并其餘三藏皆所勝之氣相并所謂氣不及則所勝妄  
行○徐公超曰有精相并者有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此申明并者因

**馬**此言五藏既虛故精氣并之則志不能禁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為怒心在志為喜脾在志為思  
肺在志為憂腎在志為恐今心虛而餘藏之精氣皆并之則善喜蓋喜者同其所志而太過於喜則為  
病也△如難經十六難善怒善欠善思善嚏之類○肺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悲夫陰陽應象大論曰  
憂而茲曰悲者蓋憂與悲無大相遠也肝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憂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怒而茲曰憂  
者以肺氣得以乘之也脾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畏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思而茲曰畏者蓋思過則反  
畏也腎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恐是之為五并者惟其本藏既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本藏之志不能  
禁而失之太過者有之調細論

以相并為寔蓋寔亦為病也

惡俱去  
聲此與  
靈樞九  
針論同

此與靈  
樞九針  
論同

合平聲  
按靈樞  
九針論  
謂之五  
裁又詳  
見五味  
論中

**五藏所惡** 張 金木水火土五藏之本氣也風寒熱燥濕五行之心惡熱 張 心為火藏 **肺惡寒** 張 肺屬清金 張 肝主風木 **脾惡濕** 張 脾為陰土 **腎惡燥** 張 腎為水藏 **是謂五惡** 張 三藏惡本氣之勝肺惡腎之寒腎惡

子母之氣五 張 故惡風 **脾惡濕** 張 故惡濕 **腎惡燥** 張 故惡燥 **是謂五惡** 張 三藏惡本氣之勝肺惡腎之寒腎惡

為本末也 張 此言五藏之性有所惡也心本屬火火之性熱而受熱則病故惡熱肺本屬金金之體寒而受寒則病

而得燥則精涸故惡燥 張 故惡寒肝屬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脾屬土土濕則傷肉故惡濕腎屬水其性潤

是為五藏之所惡也 張 此言五藏之性有所惡也心本屬火火之性熱而受熱則病故惡熱肺本屬金金之體寒而受寒則病

**五藏化液** 張 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五藏心為汗 張 心主血汗乃 **肺為涕** 張 出于肺竅之 **肝為淚** 張 出于肝竅之 **脾為涎** 張 出于脾竅之 **腎為唾** 張 腎絡上貫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舌下廉泉玉英上

淚 張 出于肝竅之 **脾為涎** 張 出于脾竅之 **腎為唾** 張 腎絡上貫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舌下廉泉玉英上

是為五液 張 又曰五液者腎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腎之液復入心而 **是為五液** 張 又曰五液者腎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腎之液復入心而

張 此言五藏各有其液也飲食入胃其精微之氣有所化而為液者在心為汗故得熱則汗出心氣有餘 張 也在肺為涕故鼻為肺之竅涕出于肺也在肝為淚故目為肝之竅者淚注于目也在脾為涎故唇口

主脾者涎出于脾也在腎為唾故齒為 張 胃類者涎生于齒也是為五藏之液也

**五味所禁** 張 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 **辛走氣** 張 氣病無多食 **辛** 張 肺主氣平入肺故走氣氣病 **鹹走血** 張 血病

**無多食鹹** 張 心主血潤下作鹹鹹走血者水氣上交 **苦走骨** 張 骨病無多食 **苦** 張 腎主骨炎上作苦若走骨者

食之則火氣反勝矣此與并于心則喜并于腎則恐之義相同蓋心腎水火之 **甘走肉** 張 肉病無多食 **甘** 張 脾

氣時相既濟故所走互更其餘三藏是本藏之味而走本藏所主之筋內也 **甘走肉** 張 肉病無多食 **甘** 張 脾

肌肉甘為土味脾病而 **酸走筋** 張 筋病而 **是謂五禁** 張 無令多食 張 五味所以

多食之則反傷其脾氣 **酸走筋** 張 筋病而 **是謂五禁** 張 無令多食 張 五味所以

氣者也病則氣虛故無令多 **是謂五禁** 張 無令多食 張 五味所以

張 此言五藏之病各有禁食之味也按靈樞五味論曰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癢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



悉宜參看之

**五病所發**水上文而言五藏之病各有所發**陰病發於骨**腎為陰藏**陽病發於血**心為陽中之太陽

而發于血○朱永年曰上節言賦走血若走骨此節陰病發於內脾為陰中之至陰在體為肉是以陽病曰陰病發于骨陽病發于血正見其陰陽體用之妙

**發於冬**肝為陰中之少陽逆冬氣則春生者陰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肺為北藏逆夏氣則奉收者少秋為瘧疾故

骨陽病發于血者即調神論之所謂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之義此因本氣自傷而為病也曰陽病發于冬陰病發于夏者因所生之母氣逆而為病也陰陽之道推變無窮若

膠執于心腎發于骨血肝肺發于冬夏又不可與論陰陽矣**是為五發**謂五藏皆有所發之

**陽不能敵陰也**夏時陽氣盛故**陰病發于夏以陰不能敵陽也**

**五邪所亂**邪言正氣為邪氣所亂**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陽則陽盛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又四支為諸

陽盛則使人罵**邪入於陰則痺**痺者閉也痛也邪入于陰閉而不行則留着而為痺**搏陽則為顛疾**方

言不避親疎也**邪入於陰則痺**痺者閉也痛也邪入于陰閉而不行則留着而為痺**搏陽則為顛疾**方

哀論曰氣上不下頭痛顛疾並邪氣與**搏陰則為瘖**足之少陰上擊于玄絡于橫骨終于會厭邪搏于

陽氣搏擊于上則為頭痛顛頂之疾**搏陰則為瘖**陰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闕不致故為瘖**陽**

**入之陰則靜**病者靜蓋陰盛則靜也**陰出之陽則怒**陰分之多怒蓋陽盛則怒也**是謂五亂**謂邪氣亂

此言五藏之邪各有所亂也邪氣不入于陰而入于陽則陽邪有餘而為狂**生氣過天論曰陰不勝**

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邪氣不入于陽而入于陰則陰邪有餘而為痺**故經脈不通而成痺痺也

靈樞九針論曰邪入于陽則為癩疾今曰搏陽則為癩疾則靈樞之癩當從靈蓋陽脈搏擊則陽主上升

故頂巔自疾也靈樞九針論曰邪入于陰轉則為瘖今曰搏陰則為瘖蓋陰脈搏擊則陰氣為邪所傷故

此與靈樞九針論同

此與靈樞九針論同

陰出之陽病善怒七字疑衍乃上節之文而誤重之也治者謂計其人命生死者謂此其人命言也

**五邪所見** 夫五邪之亂于陰陽者亂五藏陰陽之氣也正春得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張春得夏鉤秋毛冬石五藏陰陽之正氣也名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張天內為陰外為陽在內五藏為陰在外皮

肉絡脈為陽在內所傷之藏氣而外見于脈故名曰陰出之陽邪出于脈則血有餘經曰血有餘則怒此正氣為邪氣所勝故為不治

**五藏所藏** 木尅土也秋得夏脈火尅金也冬得長夏脈土尅水也是謂五邪皆同名曰死不治耳

**五藏所藏** 藏者藏也主心藏神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于心藏之精而生此神肺藏魄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于脾藏意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于肝藏魂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于腎藏志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于心亦心腎交濟之義是為五藏所藏

故曰兩精相搏肺藏魄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于脾藏意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于肝藏魂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于腎藏志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于心亦心腎交濟之義是為五藏所藏

靈樞九針論同但彼腎則曰藏精與志與難經同

**五藏所藏** 此言五藏各有神也按靈樞本神篇黃帝曰何謂德氣生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岐伯曰生天

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魂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之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神之所藏在心以神屬陽心為牡藏故藏之魄之所藏在肺以魄屬陰肺為牝藏故藏之志之所藏在腎以志者心之所立也志主于堅腎主作強故藏之是為五藏也

所藏也

**五藏所主** 五藏在內而各心主脈經曰心主血故肺主皮張肺主氣氣主皮肺主筋張肝生于腎筋生于骨

筋脾主肉張脾五藏元真之氣通會于肌肉脾主腎主骨張腎藏精髓而注于骨是為五主張謂人身之皮膜形骨

此與靈樞九針論同

**此言五藏之所主也** 按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故脈所主在皮膚之所主在肺筋之所主在肝肉之所主在脾骨之所主在腎是謂五藏之所

此言五藏之所主也按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故脈所主在皮膚之所主在肺筋之所主在肝肉之所主在脾骨之所主在腎是謂五藏之所

此言五藏之所主也按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故脈所主在皮膚之所主在肺筋之所主在肝肉之所主在脾骨之所主在腎是謂五藏之所

也主

五勞所傷

張謂太過也上古久視傷血

張久視損神

張久則氣不

張久坐傷肉

張脾喜運動故

張久生傷肉

久立傷骨

張久立則傷腰腎

張久行傷筋

張行走罷極

張是為五勞所傷

張是五勞而傷五藏所

張主之血氣筋骨也

張此與靈樞

張九針論同

張

此言五藏所養各有

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也

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也

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也

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也

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也

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也

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也

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也

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也

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也

五脈應象

張五藏之脈以應

張四時五行之象

張肝脈弦

張象木體之

張心脈鉤

張象火炎盛而秋

張脾脈代

張象四時之

張肺脈毛

張

秋令清虛故象

秋毛之清虛

腎脈石

張象石之

張是為五藏之脈

張後立五法調五味以治之故此篇宣明五藏之氣馬

張後立五法調五味以治之故此篇宣明五藏之氣馬

張後立五法調五味以治之故此篇宣明五藏之氣馬

張後立五法調五味以治之故此篇宣明五藏之氣馬

張後立五法調五味以治之故此篇宣明五藏之氣馬

張後立五法調五味以治之故此篇宣明五藏之氣馬

此言五藏之脈象也大

義見玉機真藏論中

義見玉機真藏論中

義見玉機真藏論中

義見玉機真藏論中

義見玉機真藏論中

義見玉機真藏論中

義見玉機真藏論中

義見玉機真藏論中

義見玉機真藏論中

義見玉機真藏論中

###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內有血氣多火形志

苦樂等義故名篇

夫人之常數

太陽常多血少氣

少陽常少血多氣

陽明常多氣多血

少陰常少血多氣

厥陰常多血少氣

太陰常多血少氣

少陰常少血多氣

厥陰常多血少氣

太陰常多血少氣

少陰常少血多氣

陰常多氣少血

此天之常數

張天氣為陽血為陰

張天氣為陽血為陰

張天氣為陽血為陰

張天氣為陽血為陰

張天氣為陽血為陰

張天氣為陽血為陰

張天氣為陽血為陰

張天氣為陽血為陰

張天氣為陽血為陰

陽有餘則陰不足

陰有餘則陽不足

此天地盈虛之

張按靈樞五音五味篇謂少陰常多血少氣厥陰常多

張按靈樞五音五味篇謂少陰常多血少氣厥陰常多

張按靈樞五音五味篇謂少陰常多血少氣厥陰常多

張按靈樞五音五味篇謂少陰常多血少氣厥陰常多

張按靈樞五音五味篇謂少陰常多血少氣厥陰常多

張按靈樞五音五味篇謂少陰常多血少氣厥陰常多

張按靈樞五音五味篇謂少陰常多血少氣厥陰常多

張按靈樞五音五味篇謂少陰常多血少氣厥陰常多

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為正觀末節出血

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為正觀末節出血

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為正觀末節出血

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為正觀末節出血

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為正觀末節出血

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為正觀末節出血

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為正觀末節出血

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為正觀末節出血

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為正觀末節出血

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為正觀末節出血

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為正觀末節出血

此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

此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

此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

此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

此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

此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

此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

此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

此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

此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

此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

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

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

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

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

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

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

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

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

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

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

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

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

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

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

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

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

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

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

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

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

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

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

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

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

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

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

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

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

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

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

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

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

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

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

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

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

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

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

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

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

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

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

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

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

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足太陽與少陽為表裡。少陽與厥陰為表裡。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是為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為表裡。少

陽與心主為表裡。陽明與太陰為表裡。是為手之陰陽也。夫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以合十二經

後陰陽而持之。誇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取虛實之要。知此乃足以診。如切陰。不得陰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遷。是故藏府陰陽相為表裡。此皆診候之要。不可不知。今知手足陰陽

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瀉。有餘補不足。知所苦者。知邪病在手。足之何經

無所苦矣。伺之所欲者。伺其欲散欲聚。欲收欲瀉。蓋必先定五藏之病。五藏已定。九經此節自足太陽與少

之陰陽也。與靈樞九針論同。但彼缺。今知手足陰陽所苦。至末數句。

**經**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為之表裡也。表裡者。內外也。足太陽者。膀胱也。足少陽者。腎也。膀胱之井榮

俞原經。合始于足小指之外側。腎之井榮俞經。合始于足心。故皆稱曰足膀胱為府。故曰表腎為藏。故

曰裏。是足太陽與足少陰為表裡者。如此。足少陽者。膽也。足厥陰者。肝也。膽之井榮俞原經。合始于足之

第四指之端。肝之井榮俞經。合始于足大指之外側。故皆稱曰足胃之府。故曰表脾為藏。故曰裏。是足

少陽與厥陰為表裡者。如此。足陽明者。胃也。足太陰者。脾也。胃之井榮俞原經。合始于足次指之端。脾之

井榮俞經。合始于足大指之內側。故皆稱曰足胃之府。故曰表脾為藏。故曰裏。是足陽明與太陰為表

裏者。如此。此乃所以為足之陽經陰經也。手太陽者。小腸也。手少陰者。心也。小腸之井榮俞原經。合始于

手小指之外側。心之井榮俞經。合始于手小指之內側。故皆稱曰手小腸為府。故曰表心為藏。故曰裏。是

是手太陽與少陰為表裡者。如此。手少陽者。三焦也。手厥陰者。心包絡經也。三焦之井榮俞原經。合始于

手第四指之端。心包絡經之井榮俞經。合始于手心中指之端。故皆稱曰手心包絡經也。三焦之井榮俞原經。合始于

之下。代心主于行事。心不受邪。而治病者。亦治于手。主故皆稱之曰心主。大義見靈樞邪客篇。三焦

為府。故曰表心主為藏。故曰裏。其厥病則共見于右手。尺部。惜乎後世之人。不能知此。但知有命門。三焦

而不知此。部有二經之脈也。是手少陽與心主為表裡者。如此。手陽明者。大腸經也。手太陰者。肺也。大

腸之井榮俞原經。合始于手次指之端。肺之井榮俞經。合始于手大指之端。故皆稱曰手大腸為府。故曰

表肺為藏。故曰裏。是手陽明與太陰為表裡者。如此。此乃所以為手之陽經陰經也。今欲知手足陰陽

經所苦之疾。果在何經。乃去其所苦。如肝苦急。心苦酸。脾苦滯。肺苦逆。腎苦燥。又向其所欲。如

肝欲散。心欲奠。肺欲收。脾欲燥。腎欲堅之類。然後于有餘之經。而瀉之。不足之經。而補之。則用針之道。盡

矣。按靈樞經脈篇言十二經經脈之行。其于肺經。則曰屬肺。絡大腸。大腸經。則曰屬大腸。絡肺。胃則曰

屬胃。絡脾。脾則曰屬脾。絡胃。心則曰屬心。絡小腸。小腸則曰屬小腸。絡心。膀胱則曰屬膀胱。絡腎。腎則曰

屬腎。絡膀胱。心包則曰屬心包。絡三焦。三焦則曰屬三焦。絡心包。絡膽。則曰屬膽。絡肝。肝則曰屬肝。絡膽。凡

屬胃。絡脾。脾則曰屬脾。絡胃。心則曰屬心。絡小腸。小腸則曰屬小腸。絡心。膀胱則曰屬膀胱。絡腎。腎則曰

屬腎。絡膀胱。心包則曰屬心包。絡三焦。三焦則曰屬三焦。絡心包。絡膽。則曰屬膽。絡肝。肝則曰屬肝。絡膽。凡

屬胃。絡脾。脾則曰屬脾。絡胃。心則曰屬心。絡小腸。小腸則曰屬小腸。絡心。膀胱則曰屬膀胱。絡腎。腎則曰

屬腎。絡膀胱。心包則曰屬心包。絡三焦。三焦則曰屬三焦。絡心包。絡膽。則曰屬膽。絡肝。肝則曰屬肝。絡膽。凡

屬胃。絡脾。脾則曰屬脾。絡胃。心則曰屬心。絡小腸。小腸則曰屬小腸。絡心。膀胱則曰屬膀胱。絡腎。腎則曰

屬腎。絡膀胱。心包則曰屬心包。絡三焦。三焦則曰屬三焦。絡心包。絡膽。則曰屬膽。絡肝。肝則曰屬肝。絡膽。凡

俞音輸 度音輝 柱音死 度音渡 俞音無 先三度 字音鐸 後四度 字如字 今平聲 堅草同 等以上 一度于 大格二 草分頭 柱下心 肝居左 脾肺居 右

本經則曰屬而與為表裡者則曰絡 其相須有如此者宜乎其為表裡也

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

脊大椎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此論取五俞之法。五藏之俞皆在于背背者胸之府也。故先量

更以他草度此草去半已。便與中折之草拄為三隅。以一隅上齊脊之大椎兩隅。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下一

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之俞也。是謂五藏之俞。夾刺之度也。度度數也。俞輸同。五

吳鶴阜曰。此取五藏俞法。與甲乙經不合。蓋古人則有一法者也。

**經**此言五藏有俞而有度之法也。背俞即下文五藏俞也。屬足太陽膀胱經。以其在背。故總名之曰背

之象。另以他草量其去半之中。即對半相之。乃以兩頭對豎下之。兩隅所謂以兩隅相拄也。其兩隅當以

三寸為濶。則各俞正合去脊一寸五分之度。乃舉此草以度量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中之大椎穴。

又各百發。係督脈經穴。居于頂骨之下。平肩取之。兩隅在下。當其下之兩隅者。即肺俞也。在三椎之

傍。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復下一度。將上隅拄第三椎間。即肺俞之中央。其下兩隅之穴。即心俞也。復下

一度。將上隅拄第五椎間。其下兩隅左角為肝俞穴。右角為脾俞穴。按兩隅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宜為

膈俞穴。乃第七椎旁。今云然者。誤也。復將上隅拄第七椎間。其下兩隅。乃腎俞穴也。按腎俞在第一

十四椎之旁。各開一寸五分。此宜為肝俞穴。今曰腎俞者。亦誤也。是為五藏之俞。破矣。五俞者。可以法為準矣。

**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形樂志苦。志形樂。樂貴人也。形苦志樂。形苦志苦。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困疲。勞汗出。卧不時動搖。如被微風。遂得之。宜引針引陽氣。令脈繁

去則愈。蓋形樂則肌膚盛。肌膚盛則陽氣留于陰也。久陽不在表。則邪直傷于陰。志若則傷神。神傷則血脈虛。而邪氣易入。故病生于脈也。宜灸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針石。形樂志樂。則過于安逸。矣。過於安以啟留陷之陽。宜刺以去血脈之痺。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針石。形樂志樂。則過于安逸。矣。過於安于肉。宜治以針石。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吳鶴阜曰。勞苦其形。則傷筋。筋志。速而樂。則血脈未嘗受石引而通之。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吳鶴阜曰。勞苦其形。則傷筋。筋志。速而樂。則血脈未嘗受形苦志苦。病生咽嗑。治之以甘藥。張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則陰陽氣血皆傷。故病生嗑。嗑。明是宜甘藥以調其



樂音格 咽音咽 嗝音咽 數音咽 此與蜜 極九針 論同但 彼曰甘 藥者是 而此曰 百藥者 誤

惡去聲

脾胃為終始篇曰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瀉陰則陽脫如是者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與○朱永年曰嘔噦喉也形數驚恐經絡不通榮衛不行是以病生于不仁宜按摩按摩膠藥則氣亂恐則氣下益血隨氣行氣數亂逆則經絡不通榮衛不行是以病生于不仁宜按摩膠藥以行其榮衛氣血馬○朱永年曰酒者熟穀之液其性慳悍其氣先行于榮衛故宜于醪馬是謂五形志也謂謂大人布衣有

此以下五節言病由有不同而治之者必異其法也世有身形快樂而心志則苦故病生于脈者以心主脈也當天刺隨宜以治之世有身形快樂而心志亦然逆居飽煖無所運用肉理相北而衛氣怫結病生于肉宜以石為針而刺之按此病生于肉者深用藥以慰之導以疏之可也世有形體已苦心志亦苦勤于事務而志則無慮故若傷筋者病生于筋當用藥以慰之導以疏之可也世有形體已苦心志亦苦故病生于咽嗝奇病論曰肝者中之將也取決于膽咽為之使又靈樞經脈篇云系於咽系目睛為甘斷者不遂所以咽嗝奇病論曰肝者中之將也取決于膽咽為之使又靈樞經脈篇云系於咽系目睛為甘藥不可飲以至劑世有形體勞苦數受驚恐則志亦不樂其經絡不通而不仁之病生不仁者謂痿重而不知寒熱病痺也當治以按摩及飲之以酒藥使血氣之宣暢耳按疏五過論有云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等義與此意同

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此言六經之氣血各有多少宜從其多者而去之蓋邪在氣分者可從血出邪在血分者可從氣出也陽明氣血皆多故刺可出血出氣太陽多血少氣故刺宜出血而惡出氣少陽多氣少血故刺宜出氣而惡出血太陰陰多血少氣故刺宜出血而惡出氣少陰多血少氣故刺宜出血而惡出氣厥陰多血少氣故刺宜出血而惡出氣此氣血之常數針刺之常法也針經曰刺榮者必血刺衛者出氣○按靈樞經水篇曰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數其治以針艾或調經氣固其常有合足陽明五藏六府之海也其脈大血多氣盛熱壯刺此者不深弗散不留不瀉也足陽明刺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其少長大小肥瘦以心揀之命曰法天而過此者則脫氣

此承首節而言刺各經者須知出氣出血不可不慎也上文言陽明常多氣多血故刺手足陽明經者并血氣而出之無害也太陽常多血少氣故刺手足太陽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之或出也少陰經者常出血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必陰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陰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

陽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陽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必陰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陰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

陽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陽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必陰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陰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

使血之或出也。厥陰常多血少氣，故刺手足厥陰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之或出也。由此觀之，則太陽、厥陰均當出血，惡氣少，陽、太陰、少陰均當出氣，惡血唯陽明則氣血皆出也。

###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篇**內首節有盡欲全形，故名曰寶命者，以次節有慈命，蓋非寶惜天命，其形難以全也。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張**王水曰：天以德流地以氣化，德氣相合而人生焉。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之謂也。則假以溫涼寒暑，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也。君王取庶盡欲全形，故好生惡死者，貴賤之常情也。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着於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為之奈何？**王**水曰：虛邪之中人，微先見于色，不留而不去，淫行日深，邪氣集虛，故着于骨髓，帝矜不度，故請行其針。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絀絕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葉

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此**言臟府經絡皆由胃氣之所

資生，如胃氣已敗，雖毒藥無所用，其功針石無所施，其力欲寶命全形者，當先養其胃氣。夫鹽之味鹹者，性本潤下，如置之器中，其氣上升，令津泄澤于器之上，如絀欲絕者，其音必先嘶敗，如木氣敷散，其葉蚤發

生，此三者以與有諸內而形諸外，以比噦之府壞而後發于音聲。夫噦有三因，如因肺氣逆而欲復出于胃者，橘皮竹如湯主之。此噦之逆證也。如噦而腹滿當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而愈者，此噦之寔證也。如有此三者之比，而其聲噦者，噦之敗證也。此因病深而胃府已敗，雖毒藥無所治，其內短針無可取其外，此皆皮毛焦絕，肌肉損傷，而氣血爭為腐敗之色也。**朱**永年曰：金匱要略云：六府氣絕于外者，手足寒上氣，腳縮五藏氣絕于內者，利不禁，手足不仁，此噦之壞證也。所謂壞腐者，言病深而五藏六府血氣皮肉俱已敗壞。

**此**帝欲用針以除其病，而伯以病有難治者告之也。帝以天地之間，唯人為貴，而使君玉眾庶盡欲全形，故欲用針以除其病，思至溼矣。伯言天下之病，有因循日久，而至于不可治者，雖針亦不能成功也。

**試**觀鹽在器中，其味甚鹹，而味鹹者潤，故器外之津液焉。又觀琴瑟之弦，幾于絕者，其音嘶敗，而無足聽焉。又觀木之已敷者，當秋冬之間，其葉飄發而墮落焉。凡此皆物類之日久傷潰使然也。况于人乎？是以病深者，其聲噦，按靈樞經口問篇以噦出于胃正以胃為五藏六府之大原，胃既受病，噦斯發焉。今人病至于噦，而有類于三者之勢，是謂大府壞矣。當是時也，毒藥不能施其力，短針無以用其功，其皮粗絕，其

肉內傷，血與氣爭，而血色變黑，雖欲藉針以全眾庶之形，為可得哉。**按**王註以鹽味津泄者為喻陰囊，經絡絕者為喻肺傷木敷者為指肝病，皆自人生言之，非也。此三者猶詩經之所謂興也。上三句與下一

句相承，其意甚明。蓋欲全形者，必先養其胃氣，胃氣既足，則病自除矣。此篇之旨，在於治病必先求本，不可見病而治，不可見形而施，不可見音而斷，不可見色而察。此乃醫道之要，亦即養生之要也。

句相承，其意甚明。蓋欲全形者，必先養其胃氣，胃氣既足，則病自除矣。此篇之旨，在於治病必先求本，不可見病而治，不可見形而施，不可見音而斷，不可見色而察。此乃醫道之要，亦即養生之要也。

句相承，其意甚明。蓋欲全形者，必先養其胃氣，胃氣既足，則病自除矣。此篇之旨，在於治病必先求本，不可見病而治，不可見形而施，不可見音而斷，不可見色而察。此乃醫道之要，亦即養生之要也。

句相承，其意甚明。蓋欲全形者，必先養其胃氣，胃氣既足，則病自除矣。此篇之旨，在於治病必先求本，不可見病而治，不可見形而施，不可見音而斷，不可見色而察。此乃醫道之要，亦即養生之要也。

句相承，其意甚明。蓋欲全形者，必先養其胃氣，胃氣既足，則病自除矣。此篇之旨，在於治病必先求本，不可見病而治，不可見形而施，不可見音而斷，不可見色而察。此乃醫道之要，亦即養生之要也。

句相承，其意甚明。蓋欲全形者，必先養其胃氣，胃氣既足，則病自除矣。此篇之旨，在於治病必先求本，不可見病而治，不可見形而施，不可見音而斷，不可見色而察。此乃醫道之要，亦即養生之要也。

句相承，其意甚明。蓋欲全形者，必先養其胃氣，胃氣既足，則病自除矣。此篇之旨，在於治病必先求本，不可見病而治，不可見形而施，不可見音而斷，不可見色而察。此乃醫道之要，亦即養生之要也。

句相承，其意甚明。蓋欲全形者，必先養其胃氣，胃氣既足，則病自除矣。此篇之旨，在於治病必先求本，不可見病而治，不可見形而施，不可見音而斷，不可見色而察。此乃醫道之要，亦即養生之要也。

着者同令平聲為去聲張兆璜曰氣陽味陰味下氣升氣本于味病本于根五變論曰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常然風則花黑落而色

句也惟楊上善之註  
獨合經義余深取之

帝曰余念其痛心為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為殘賊為之奈何張更代更易時月也殘賊

也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張德氣同歸故謂之入也靈樞經曰天賦之氣者德

地之在我者氣德流氣薄而生者也然德者道之用氣者生之母也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張地恒畜養之故為父母四時調神論曰

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知萬物者謂之天子張吳崑曰知萬物則能參天

陰陽人有十二節張邪各篇曰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

大節也蓋天有陰陽寒暑以成歲人有十二節以合張天有寒暑人有虛實張寒暑者天之陰陽消長也

手足之三陰三陽十二經脈以應天之十二月也張虛實者人之陰陽消長也張能經

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張言能經理天地陰陽之造化者不失四時

陽惟聖智者能張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張存心也入

之又何欺之有張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張存心也入

也五勝五行之勝魁也更立者言五行之有勝制勝則賊害則生張萬物盡然不可勝竭也獨出獨入者

言能究心于八動五勝明達于虛實之數而出入張獨出獨入者

而虛實之秋毫皆在吾目矣張此帝念民病不除則民怨必深而伯言能達天人之理者斯可以與其能也

更代者病離人身更代之張去也伯言人合天地以生則天之理吾之理一也故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愛之育之如親之

視子也知萬物之理者謂之天子天子者正天之所子也何也天有陰陽陰陽有寒暑人有十二經脈之

節十二節有虛實吾于天而經理其天地陰陽之化不失乎四時以應之吾于人而知其十二節之理有

五行有  
勝魁有

二為之  
去聲  
夫音扶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吐

制化舉  
四者之  
勝上  
亦有勝  
冠一者  
舉一者  
之制化  
可類推  
下四旁  
矣  
針經曰  
余子萬  
氏養百  
姓而收  
其租稅  
余底其  
不給而  
爲有病  
欲以微  
針通其  
經脈

吟敢問其方。野也分爲四時者左足應立春左勝應春分左手應立夏夏膺喉頭首應夏至右手應立秋右

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道先必定五

道莫之一曰治神。神在秋毫屬意病者二曰知養身。以傷五藏故當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

制砭石小大。上古之世未有治鑄以砭石為針制有大小隨病所宜黃帝始造九針以代五曰知府藏血

氣之診。陽故必先知藏府血氣之虛實而後可以行針五法俱立各有所先。言上古之世立此五

末世之制也。虛者寔之滿者泄之。此皆取工所共知也。此粗工之所共知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

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法天則地者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隨氣應而用其

應聲如影隨形得心應手取效若神而離合出入自有獨見不與眾聞。徐公退曰來者為陽往者為陰鬼

神者陰陽之氣也。言道在純一而若無鬼神矣。朱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以二氣言則鬼者陰

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

仲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寔一物而已。

此言欲用針者有五法而其法為甚神也。伯言用針之法有五其妙法乎五行正以五行者木伐于金

火滅于水土土達于木金缺于火水絕于土萬物皆具五行其勝負之理盡然非止一物而已。故用針之

法亦有五者懸布于天下之廣特黔首日用飲食飽則棄餘莫能如此。妙耳五者惟何一曰治神蓋人有

長形必有是神吾常平日預全此神。上古天真論云積精全神使神氣既充然後可用針以治人也。

二曰知養身蓋人有是身不可不善養之。吾當平日預養已身使吾身却疾然後可因已以治人也。除

陽應象大論曰以我知彼用之不殆。三曰知毒藥為真蓋毒藥攻疾氣味異吾當平日審真知之然

後可用之不謬也。四曰制砭石小大蓋砭石為針可以治疾吾當平日預制此針小大得宜度不至于臨時之用也。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蓋人之府藏有虛有實其血氣有多有少如前篇之謂吾當平日預知診法凡虛補實瀉出血出氣惡血惡氣之義無不知之度不至于冥行也是五法既立各有所先即本文謂治神先于養身之謂則用針之方正有合于五行之妙矣。今末世補虛瀉實雖眾所共知而法則天地隨應而動如響隨身如影隨形無鬼無神知有鬼神乃詳言之。此乃用針之法可謂至神矣非眾人所能知也。下節乃詳言之。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道雖有陰陽虛實之分而必先歸于治神。五藏已定。凡

之道畢于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為配陰陽定矣。九候已備後乃存鍼。道雖有陰陽虛實之分而必先歸于治神。眾脈不見眾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

形先。九針為說。九針為說曰皮肉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取五脈者死取三脈者惟故

以形先蓋言上可玩往來乃施於人。言知機之道而後乃施于人九針篇曰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

守神粗守形也。其空空中之機清淨而微其來不可逆其往不可逆知機之道者不

可掛以髮不知機道叩之不發知其往來要與之期人有虛實五虛弗近五實弗遠。五虛者五藏之精氣奪也五實者五脈之邪氣

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已傷針不可以治之故曰至其當發問不容瞞。刺之微在邊速知其可取有

五虛弗近邪實者急取而瀉之故曰五實弗遠。至其當發問不容瞞。刺之微在邊速知其可取有

若務鍼耀而勻。動用針也務專一也靜意視義觀適之變。適至也靜已之意視針是謂冥冥莫知其形

冥冥者視之無形也言形氣榮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見其鳥鳥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張介賓曰此形容用針之象有

也稷稷言氣盛如稷之繁也從見其飛言氣感之或往伏如橫弩起如發機。王水曰血氣之木應針則伏

或來如鳥之飛也然此皆無中之有莫知其誰為之也。伏如橫弩起如發機。王水曰血氣之木應針則伏

之形氣往來於針下者何如乃可以施針于人也。然猶未敢輕用其針也刺虛者必待其寔刺寔者必待

之形氣往來於針下者何如乃可以施針于人也。然猶未敢輕用其針也刺虛者必待其寔刺寔者必待



其虛此乃末後去針之法。今則亦預玩之。人有五虛五藏皆當至于既寔而後可以去針。人有五寔五藏皆當至于既虛而後可以去針。但五虛勿可以近速，恐定邪之尚留。五寔勿可以遠速，恐正虛之難復。至其已虛已寔，可以發針之際，則所問特止瞬息耳。按玉機真藏論亦有五虛五寔，但此就針石而言。此法必皆熟玩于心，夫然後可以施針也。及將施針之時，手動用針，若專于事發而不敢，二目耀其針，自有上中下等，而極其分斯時也。入針淺深，各隨經絡矣。靈樞經水論岐伯曰：刺足陽明深六分，留十呼。太陽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當入針之時，此法正宜施矣。但鍼正其在穴者，必靜其志，意潛視針下之妙點，觀通然之變，是謂至冥。至冥至冥，無形可測。八正神明論曰：觀其冥者，言知血氣之營衛，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盛衰，四時之氣，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明而不形于外，故曰觀于冥。冥馬。及其氣之至也，如鳥之集，其氣之盛也，如覆之盛。但見其氣有往來，如鳥之飛，並不知誰為之主而然也。若刺虛者而未寔，刺寔者而未虛，則針猶在穴，伏如橫弩，不敢輕發，及刺虛者而已寔，刺寔者而已虛，則針方去穴起，如發機，不敢復留，用針始終妙法如此。故曰：道無鬼神，獨來獨往，若有鬼神也。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寔。

復問治虛寔之法。

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寔，刺寔者須其虛。

言刺虛者須俟其氣至而實，刺寔者須俟其氣泄而虛。

虛經氣已至，慎守弗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眾物。

按針解論云：刺寔須其虛者，留針陰氣泄，至乃

去鍼也。刺虛須其寔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針也。經氣已至，慎守弗失者，勿變更也。淺深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遠近如一者，淺深俱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眾物者，靜志左右視人無視也。

此言刺虛刺實以虛與實為候而餘法皆當慎守也。凡刺病人之虛者，必待其寔，即鍼解論之所謂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針也。正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凡刺病人之實者，必待其虛，即鍼解論之所謂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針也。正

以待其各經之氣已至，或虛或實，然後去針。此乃指守其法而勿失，即鍼解論之所謂勿變更也。不惟是也，病之或淺或深，在吾志以運之，即鍼解論之所謂知病之內外也。氣來或遠或近，正與病之深淺，而或一即鍼解論之所謂深淺其候等也。用鍼之際，始終慎守，如臨深淵，心不敢墜，如握虎，然手不敢肆，自始時治神以遊於今，其神專一，凝靜無敢營營于眾物，即鍼解論之所謂靜志以觀病人，無左右視也。斯則用鍼之法，無有不全，始可乘其已虛已寔而出鍼矣。吁！觀伯之所言，其丁寧之意切矣。惜乎萬世而下，能知此者誰與。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內**有八正虛邪之當避鍼法神明之當知此篇大義出自靈樞官能篇故名篇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張服事也法方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張謂合天之

寒溫月之盈虛張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張謂日月者

星辰之行度也至辰者先知二十八宿之分以紀日月之行也四時八正之氣者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

謂四時之氣八方之風也定安靜也氣定乃刺之者謹候其氣之安靜而刺之也

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張淖和也泣與瀦同言天溫日明則陽氣

易行天寒日陰則陰氣凝故入血凝泣而衛氣沉張或亦應之故血和潤而易瀉衛氣浮而

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張精純至也月乃陰水之精故漸沙之消長應月之

應于月是以天寒無刺張血泣而天溫無凝張無凝滯而易行月生無瀉張恐伐其氣也月滿無補張恐重

空無治張正氣虛而邪是謂得時而調之張謂得天時而因天之序感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張因

氣之和月之武滿候日遷移定氣故曰月生而瀉是謂藏虛張裏陰初生之血氣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

有留血命曰重實張月滿則血氣充溢于形身之外若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沉以留

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張用鍼之要在乎知調陰陽月郭空則陰陽榮衛皆虛正不勝邪則邪留不去而正氣反錯亂矣

**此**言用鍼者必法天地天光之妙也天光者日月星辰也伯言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

氣而氣定乃刺之八正者八正之節氣也△四立二至二分日八正△是故天溫日明天之陽氣或矣

而吾人之血淖溢故血易瀉衛氣浮故氣易行此則可以用鍼之時所以天溫無凝也凝者不使其血氣

復凝結也天寒日陰天之陰氣或矣而吾人之血凝泣衛氣沉所以天寒無刺也刺者補瀉皆不可也月

始生者下二弦之時吾人之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所以月生無瀉也苟日月月生而瀉是謂藏氣益虛

耳朔望之日月郭正滿△月之四圍為郭猶城郭之郭△吾人之血氣實肌肉堅所以月滿無補也苟

月滿而補則血氣揚溢絡有留血是謂藏氣充實也△靈樞藏露論云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既精肌

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和烟垢着△兩弦之前月郭正空吾人之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所

卒如字  
盪也易  
去聲注  
音溢空  
平聲重  
平聲別  
去聲

以月邪空無治其病也。苟月邪空而治，是謂亂經。歲露論云：月邪空則海水東滅，人氣血虛，其衝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體理，薄煙垢落。故陰陽諸經至于相錯，真邪二氣無所分別，滿之時欲行補法，宜于兩強初生之際。若天寒日陰，月邪正空，皆不可用鍼也。後之妄行鍼法者，禍人

多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張伯高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

八星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蓋日月經天有南陸北陸之八正者，所以候八風

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張八正者，八方之正位也。八方之氣以時而至，謂之八風。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寔風

之正也。月建在午，風從南方來，夏氣之正也。月建在酉，風從西方來，秋氣之正也。如春夏之交，風從東南來，

夏秋之交，風從西南來，秋冬之交，風從西北來，春冬之交，風從東北來。此四方四維之正氣，主生長萬物者

也。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衝後來者，從衝犯之方而來，如太一居于風從南方來，

大反衝水也。太一居卯，風從西方來，金來犯木也。故以八方之位以候八風之正氣，候八節之虛邪四時者

所以分春夏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四時之氣所在，如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

氣在腠，五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肺，九月十月人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又如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月人

在脾，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腎。此皆氣之所在以時而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邪至殺主

害者，謹候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而邪勿能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而氣至

為害也。○朱永年曰：日避者，候太一徙居中宮之日而避之也。以骨入則傷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骨身之虛血氣虛也，天之虛虛鄉之邪風也，兩虛相感，故邪氣至

天忌不可不知也。建即氣令所主之方，如冬至四十六日，月建在北，太一居葉之宮，葉坎宮也。立春

四十六日居天留，天留艮宮也。春分四十六日居倉門，倉門震宮也。立夏四十五日居陰洛，陰洛巽宮也。夏

至四十六日居天宮，天宮離宮也。立秋四十六日居玄委，玄委坤宮也。秋分四十六日居倉果，倉果兌宮也。夏

立冬四十五日居新洛，新洛乾宮也。明日復居葉之宮，曰冬至矣。此太一一歲所居之宮也。又太一日遊

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移日者，始移宮之第一日也。如太乙徙立于中宮，乃朝八風以

占吉凶，其日大禁者也。徙入中宮日者，乃九日中之第五日也。其日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

舍于心外在于脈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氣主為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在于皮膚其氣主為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于骨與肩背之有筋其氣主為寒也風從東方來名曰白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細其氣主為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細其氣主為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胃外在于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為淋露寒熱犯其兩濕之地形為癘故曰大禁太一所在之日是為天忌言太一所在之日大宜避忌此天時之不可知也又身形之應九野左足應立春其日戊申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戌辰己巳膺喉頭首應夏至其日丙午右足應立秋其日戊申己丑右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戌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府隔下三載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日及諸戊己是謂天忌宜避鍼刺此醫者之不可不知也

故曰必知天忌

按靈樞官能篇云用鍼之時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避奇邪而

此論天忌之當知也按靈樞衛氣行篇岐伯曰歲有十二月月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四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昂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昂至心為陰陽主晝陰主夜故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按上古天真論曰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又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寔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主傷人者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若避矢石然又曰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又按靈樞刺節真邪篇云虛邪之中人此可見虛邪本指風而王註以為人虛感邪者非故曰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春秋冬夏人氣同之故曰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當以時而調之也此八正虛邪當避之而勿犯犯苟以吾身之虛而遇天之虛邪賊風是謂兩虛相感其邪氣至骨入則內傷五藏惟工候預知而勿犯犯微風之云即救殆弗至于傷耳凡若此者乃天道之所當忌名曰天忌此天忌之不可不知也按九宮八風篇云八風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兩實一虛則為淋露寒熱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黃帝問曰余子萬民養百

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先立鍼經頗聞其情故曰法往古者先取法乎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取驗于本經之論也是以三部九候諸篇皆起不可以為三故本經補論歲運八篇立數萬餘言亦詳悉靈樞之所未盡者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

溫月之虛感以候氣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

三部九候而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以天之日月虛盈地之經水動靜以候氣之浮沉血之凝滯所謂法天則地調之于身故曰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矣

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感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

故曰觀於冥冥焉張言上工取法天地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感四時氣之浮沉與人之形氣榮衛參通於

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張承上文而言通于天地陰陽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

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張此復言觀于冥冥者不形見于外視之無形嘗之無味髣髴

日月四時之氣調之于身故常先張按靈樞官能篇云乃言鍼意法于往古驗于來今觀于窈冥見之是上工粗工之所以有異也張通于無窮粗工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如其形若神髣髴

張此亦應解鍼經之辭也鍼經者即靈樞經也▲第一篇九鍼十二原中有先立鍼經一語後世皇甫士安易靈樞為鍼經之名故王永釋素問宋成無已釋傷寒論宗之及各醫籍皆無伯言欲法往古者

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月寒溫虛感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于身知之則立有驗也其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月四時參伍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于外故

云然斯乃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如神運髣髴是以可傳後世大異于人矣

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張所謂虛邪者乃八方虛邪所來之邪氣其入于身者深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達虛風其中人

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張所謂正邪者入于身者深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

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張此言虛邪之始中人

膝理其人深則搏于筋骨傷人五臟故上工救其萌芽始發見其酒漸動形而即治之不使有傷三部九候

之氣是為上工也○朱永年曰虛邪之邪違人之虛則中人也深而入傷五臟如人之九候盡調者亦始傷

毫毛故當救其萌芽勿使傷敗九候之氣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者因病而敗之也此言上工救其萌芽不使邪傷正氣下工救其已成則正氣已敗不亦晚乎張成



官能篇云邪氣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其復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此節又與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同

**此亦解鍼經之義也**其曰虛邪者八正之虛邪賊風從其後來者為虛邪也正邪者凡人身形用力汗出腠理開達此虛風中人也微其情莫知其形難見惟上工救之甚早下工救其已敗也

**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  
此言正邪之中情莫見其形上工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故能知其所在知其所在即于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言守其真氣而邪自去矣○朱永年曰上工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故能見其邪形下工不知所診則亦莫見其真氣

**按靈樞官能篇云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形矣**  
此亦解鍼經之辭也夫曰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也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其邪形須為之治也

**帝曰余聞補瀉未得其意**  
各有其法岐伯曰瀉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瀉必用方其氣而行焉

**天包乎地員者天之象也氣生于地方者地之象也蓋以天地陰陽四時之氣合人形之虛實而為補瀉之法故曰員與方非鍼也氣方盛月方滿日方溫則人之真氣充而邪易瀉也身方定陰陽不相錯也息方吸而內鍼吸天地之氣以助其氣**  
故瀉必用方其氣盛而行焉

**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  
必中榮者刺血脈也排推也候其吸而推運其鍼也蓋瀉者候其呼出而徐引鍼以瀉之補者候其吸入而推內以補之也

**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  
肥瘦則知用鍼之淺深知血氣之盛衰則知方員之補瀉血氣者五藏之神氣也

**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逆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其解雖不同大義則兩相通**

**但靈樞之圓當為方方當為圓耳**  
此亦解鍼經之義也伯言鍼經有瀉必用方補必用圓之語然以意論之正以當滿之時以氣方感月方滿日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針惟其語中

**內叶納**

**方滿日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針惟其語中**

**此亦解鍼經之義也伯言鍼經有瀉必用方補必用圓之語然以意論之正以當滿之時以氣方感月方滿日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針惟其語中**

**方滿日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針惟其語中**

**方滿日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針惟其語中**

**方滿日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針惟其語中**

九鍼論  
藏府之  
陰陽此  
以人合  
天地

有此方字故曰瀉必用玄▲離合真邪論云吸則納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奄吸則轉鍼以得氣  
為故候呼引鍼氣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瀉兵與此法相同▼其曰補必用員員者正以物之圓者可  
行可殺其刺必中其榮復以吸而排鍼故名曰補必用員▲離合真邪論曰必先捫而澹之切而散之推  
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納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如待所貴  
不知日暮其氣已至適而自獲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問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  
較此更詳則圓之為義可推▼故員之說亦非言鍼也乃言意也且思人有是形必有是神醫工能養神  
者必知病人形之肥瘦營衛氣血之或衰而  
治之正以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慎養也

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

形何謂神願卒聞之形謂身形神謂神氣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

不知其情故曰形張所謂形者觀其形色而知病之所在○邪氣篇曰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正邪之中

不知其情故曰形張所謂形者觀其形色而知病之所在○邪氣篇曰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正邪之中

其情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

昭然獨明若風吹雲和曰神張所謂神者謂氣至之若神也耳不聞者毋聞人聲以收其精也目明者觀于

可以言語形容也俱視獨見者眾人之所共視而我獨知之也適至也言氣至若昏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

而我昭然獨明也氣至而有放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明若見蒼天刺之道畢矣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

之論不必存也張原謂十二原也蓋言九鍼之論以十二原主治五藏六府之病今法則天地以天地人之

三部九候之道今論三部九候之本原則九鍼之論不必存于心而再問矣

張此伯狀形與神之義而告之也帝欲知形之為義伯言形乎哉此形也自若冥冥不能見物問病人之

所患者何病索病之所在者何經似乎亦冥然在其前矣然終不能知君子之引而不發躍如也故按  
之而此工者不得其真問之而此工者不知其情此則滯于形迹之粗而非可以言上達之妙故曰形形  
之為義其下工者又帝欲知神之為義伯言神乎哉此神也耳無所聞病人未及言病情也彼則目已明  
心已開而志已先病人而知矣矣獨悟其妙有不可以言狀者人所俱視而彼則有獨見適若昏然而  
彼則能獨明心能去病如風吹雲▲靈樞九鍼十二原云刺之道氣至而有放效若風吹雲明乎若見蒼天  
蓋自鍼法而言此則自上工之心而言▼此則問于神明之道而有莫知之妙故曰神之為義其上工  
乎▲靈樞第一三篇云粗守形上守神▼正以三部九候之論為之本原而九鍼之論涉于形迹特魚兔

之筌蹄也。烏足存哉。不然何以若是之神耶。三  
部九候論見本經二十九鍼論見靈樞第七十八

### 雜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

**內言**經脈合于宿度經水及  
末有真氣邪氣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此承上章而言九鍼之道備

其意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瀉於榮膈。余知之矣。常事鍼經之大器

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言鍼

論正氣之虛實。未詳言邪氣之入經。○朱永年曰。邪氣入于血脈之中。真氣與邪氣有雜有合。故以此名篇。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于天地。天有宿度。

地有經水。人有經脈。經度云者論身形之有三百六十五度也。宿謂二十八宿度。謂周天之度數。經水謂

天之二十八宿。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地之十二經水。漳以南為陽。海以北為陰。宿度經水之相應也。上

章論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以應人之榮衛氣血。此復論地之經水。以應人之經脈。斯天地合氣而為三

部九候焉。○徐公遐曰。身形之應天地陰陽也。身半以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左為陽。右為陰。背為陽。腹為陰。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

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龍起。此言人之經脈應地之經水。經水之動靜隨天氣之寒

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知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龍

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此言邪入于經。寒則血凝。如經水之凝泣。暑則氣如經水之沸溢。而淖澤虛風虛鄉

得風。其至于所在之處。亦波涌而龍起。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此以

言邪在于經。雖有時龍起。而次序循行。無有常處。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此以

之脈而候邪之起伏也。夫邪之入于脈也。如經水之得風。亦時龍起。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為度。此

故有時而脈大。有時而脈小。大則邪至。而龍起。小則邪平。而不起也。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為度。此

以寸口之脈。而候其邪之在陰在陽也。蓋邪在于經。次序循行。無有常處。或在于陰。或在于陽。寸口者。左右

之兩脈。口概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而兩寸平。然止可分其有

陰與陽而不可為度數蓋言以寸口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違之早過其路

然違之矣早過其路者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焉○朱永年曰神藏為陰形藏為陽知在陽分即從陽之

諸經而察之三部之中有獨大獨或者病之所在矣知在陰分即從諸陰經而察之三部之中有獨大獨或

者病之所在矣即從所在之經而察之○吸則內鍼無令氣忤○吸而內鍼無令其氣逆也○靜以久留無令邪布

處迎而取之則過其行路矣○吸則內鍼無令氣忤○吸而內鍼無令其氣逆也○靜以久留無令邪布

篇曰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故當靜○吸則轉鍼以得氣為故○復候方吸而轉鍼以欲其

以久留以候氣至真陰之氣至則陽邪無能傳布矣○吸則轉鍼以得氣為故○復候方吸而轉鍼以欲其

其得氣故也○候呼引鍼呼蓋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瀉○呼則氣出故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針候呼蓋乃去其針

故也○候呼引鍼呼蓋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瀉○呼則氣出故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針候呼蓋乃去其針

氣之首為百病之長故曰大氣○此言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三才相應而邪入人身當有以瀉之也宿二十八宿也度三百六

十五度也經水者地之十二經水也經脈者人之十二經脈也按靈樞經水篇云足太陽外合於清

水內屬於膀胱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足陽明外合於海水內屬於胃足太陰外合於湖水內屬

于脾足少陽外合於汝水內屬于腎足厥陰外合于溫水內屬于肝手太陽外合于淮水內屬于小腸手

少陽外合于漯水內屬于三焦手陽明外合于江水內屬于大腸手太陰外合于河水內屬于肺手少陰

外合于濟水內屬於心手心主外合于漳水內屬于心包○人與天地相通故溫和寒冷暑熱卒風暴至

而經水或靜或動或湧或起者如此則是邪者天地之邪也○人與天地相通故溫和寒冷暑熱卒風暴至

即從其邪之在陰在陽而

察之則三部九候之中卒

即從其邪之在陰在陽而

察之則三部九候之中卒

即從其邪之在陰在陽而

察之則三部九候之中卒

即從其邪之在陰在陽而

察之則三部九候之中卒

即從其邪之在陰在陽而

察之則三部九候之中卒

即從其邪之在陰在陽而

察之則三部九候之中卒

即從其邪之在陰在陽而

察之則三部九候之中卒

即從其邪之在陰在陽而

察之則三部九候之中卒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之張用去如前然後以左手爪甲通而取之張下鍼之後必令其氣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張引其門者徐往徐來也。以閉其神者閉其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張所謂刺虛者刺其去也。○徐公退曰故補曰隨之門戶以致其神焉。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張所謂刺虛者刺其去也。○徐公退曰故補曰隨之

隨其氣去而進之追其陷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張靜以久留以候氣至其氣以至適而自護張以己同道調至慎守勿失此之謂也。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張候吸引

充于內推九鍼篇曰外門已閉中氣乃實張此言補虛之法也言未用鍼之時必先捫而循之謂以指捫循其穴使氣之舒緩也切而散之謂以指

病者覺有怒意使之脈氣填滿也捫而下之謂以左手之爪甲指其正穴而右手方下針也斯時也鍼始入矣必通而取之謂如用下文全法以取其氣也候氣已至外引其針以至子門門者穴門也即推闔以

閉其神氣此乃始終用針之法而其間尤有節要不可下知也方其爪而下之時使病人呼以出氣而吾納其鍼必靜以久留候正氣已至為復其舊無慢心如待所貴無躁心不知日暮真氣已至又必調適

而護守之張寶命全形篇曰經氣已至慎守勿失鍼解論亦云然解之曰勿變更也。又候病人吸入其氣而吾方引鍼正氣不得與鍼皆出正氣在內而鍼在外各在其處遂推闔穴門令神氣內存正氣之大

者未為留止故命曰補張調經論云補虛奈何岐伯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吸納鍼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熱不得還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得存動氣候時近氣不失

是謂追之張連氣乃來

帝曰候氣奈何張謂候邪氣之至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

時去故不常在張邪氣田淺而滲故自絡而後入于經脈寒溫欲相得者真邪未合也故邪氣波靡而起來則化而為熱邪隨正氣

所化故曰寒溫未相得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張方其來者三部九候卒然違之即無逢其

衝而瀉之張擊堂之陣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大虛故曰其

來不可逢此之謂也張真氣者營衛血氣也邪或于經則真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言邪方盛雖經氣盛而不可刺也。○鍼經曰其來不可逢者氣或不可補也言邪氣方盛雖正氣大虛而

來不可逢此之謂也張真氣者營衛血氣也邪或于經則真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言邪方盛雖經氣盛而不可刺也。○鍼經曰其來不可逢者氣或不可補也言邪氣方盛雖正氣大虛而



亦不可補故曰迎而奪之惡得無虛言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瀉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迎奪其邪氣惡得不反虛其正氣乎

益蓄故曰其往之不可追此之謂也此言發針之不可大遲也大氣風邪之氣也候邪而不詳審其至使邪氣猶序而復至正氣已虛則邪病益留蓄而不能去故曰其往不可追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謂邪氣已過不可瀉也蓋言邪氣方來不可遲迎邪氣已過不可追迫

鍼瀉矣張針掛同承上文而言待邪之至及時而發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張若先者邪氣之氣之已過也若差之毫釐則反傷其

血氣真氣虛則邪病益蓄而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張機弩機也知其可取者當發機之迅速不知其取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張其可取之時用針取之如者朴鈍如推扣之不發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張此甚言其知機之妙

其過不可遲早于毫髮帝曰補瀉奈何張夫邪氣或則精氣奪將先固正氣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之間知機之道其神乎

血而復其真氣張伯言此宜先攻其邪也疾出其針以去其或滿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張此言若先補之則血不得散而邪不得出也溶溶流貌言邪之新客于經脈之

是謂內溫血不得刺出其血其病立已張此甚言其瀉邪之妙刺其血出其病立已邪病已去而得散氣不得出刺出其血其病立已張真氣即復矣○同觀于曰此節可投時下名醫之病

此言候邪之妙在早過其路無使或則瀉邪氣以害真氣也帝因上文邪入于脈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之注必須如此方與本師大義始有源流王註以為候可取之氣者從伯言邪之客于形也必先入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脈此數語見經刺論必須合此用之方為詳悉故

邪去絡入經也舍于血脈之中寒則血凝滯與血之溫尚未相得暑則氣津澤與血之寒尚未相得亦如經水之得風也脈如滿波之起行于脈中循循然至于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時來時去故行無常處所以不常在也斯時也在陰與陽不可為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違過知其邪之來者猶未感也故曰方其來也按而止之止而瀉之早過其路則大邪之氣無能為矣若不早過其路而至于邪氣甚感切無

達其衝而瀉之至使邪氣難去真氣反虛何也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因散邪而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達正邪氣感而不可達之謂也是以候氣不審天邪之氣過或當是之時瀉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正真氣虛而不可追之謂也故不可挂以髮之妙乃用針者之所當知也所謂不可挂以髮者不但在絲毫間也待邪初至即宜發針瀉之則邪斯瀉矣靈樞小針解篇所謂氣之易

謂不可挂以髮者不但在絲毫間也待邪初至即宜發針瀉之則邪斯瀉矣靈樞小針解篇所謂氣之易

謂不可挂以髮者不但在絲毫間也待邪初至即宜發針瀉之則邪斯瀉矣靈樞小針解篇所謂氣之易

謂不可挂以髮者不但在絲毫間也待邪初至即宜發針瀉之則邪斯瀉矣靈樞小針解篇所謂氣之易

謂不可挂以髮者不但在絲毫間也待邪初至即宜發針瀉之則邪斯瀉矣靈樞小針解篇所謂氣之易

謂不可挂以髮者不但在絲毫間也待邪初至即宜發針瀉之則邪斯瀉矣靈樞小針解篇所謂氣之易

謂不可挂以髮者不但在絲毫間也待邪初至即宜發針瀉之則邪斯瀉矣靈樞小針解篇所謂氣之易

謂不可挂以髮者不但在絲毫間也待邪初至即宜發針瀉之則邪斯瀉矣靈樞小針解篇所謂氣之易

謂不可挂以髮者不但在絲毫間也待邪初至即宜發針瀉之則邪斯瀉矣靈樞小針解篇所謂氣之易

失者此也若在于先則邪未至若在于後則真氣虛所謂血氣已盡而病不可下也故曰知其可取而取之止如發考中之機萬發萬中不知其可取而取之如扣椎舉取之不動也故曰知發機之道者妙在至微不可挂以髮不知發機之道者難扣之亦不能發止如扣椎而已也▲按靈樞小針解篇云其來不可逢者氣或不可補也其往不可逆者氣虛不可瀉也瀉不可挂以髮者言氣有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可補瀉之意也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但此篇之詞專主瀉言而靈樞則兼補瀉言故其詞同而意則小異耳▼然帝又以邪氣當瀉真氣當補則瀉者不可以為補補者不可以為瀉故又以補瀉奈何為問伯言此法正所以攻邪也疾出其鍼以去或血而復其真氣則瀉中有補矣何也此邪新感溶溶未定推針補之則隨補而前引鍼致之則隨引而留若不出或血而反溫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害故必當刺出其血其病立已矣必以真邪俱在補瀉難花為疑哉

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隴不起為之奈何此言真邪之有離合也真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于經脈者也虛邪者虛鄉之風邪賊傷人者也邪新客于經脈之中

真邪未合則如波涌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處如真邪已合而波隴不起矣蓋邪正已合則正氣受傷營衛內陷邪隨正而入深是以經脈無波隴之象而三部九候之脈相失而相減矣岐伯曰審其

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審者審其病捫者切其脈或者邪氣或虛者正氣虛調之者補其正而却其邪也審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

其病藏以期之左右上下謂左右手足膺喉頭首腰尻以下也邪氣入深則傷五臟九候之脈九藏之神氣也藏氣受傷是以脈氣減失審其病在神藏形藏而以死生期之所在形藏者生在神

藏者有生而有死期也○朱術公曰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減者脈細也 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

人經云用鍼之要在乎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神與氣使神內藏夫天為陽地為陰人則參天兩地者也故身半以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照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以上部有地部下即有天不知

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以調之中府以定三部中府胃府也蓋三部陰陽之脈皆陽明水穀之所資上為天以下為地以中為人

者天氣陰者地氣陰氣從足上行至頭陽氣從頭下行至足陰陽異位外內逆從土者生萬物而法天

地故當調之中府以定三部之脈焉○徐公道曰是以三部之中皆有陽明之胃氣詳三部九候論故曰

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大過且至者歲運之氣至也蓋用鍼之道當知

不知三才之合氣九候之交通雖有大過之氣且至而五治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也○按帝

問曰平氣何如伯曰無過者也蓋大過不及之歲皆勝氣妄行故曰大過平氣之歲為無過也 誅罰無過

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真不可復用實為虛以邪為真用鍼無義反為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為逆營衛散亂真

張光瑛曰因上二篇論判三部九候之法夫每

篇中俱提出三

部九候

四字後

卷判要

下解六

篇復論

判法之

要學者

當分而

論之合

而參之

以已同

著者同

予與同

通詳者

謂榮衛

血氣藏

脉肌形

及有病

之所生

皆變危

千脈氣

此言脈

氣已失。邪獨內着。絕人長命。予人天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張此言不知三部九候者不分真邪不知虛實不審逆從賊害真氣與人天

殃蓋用鍼之道。有知用兵務在殺賊。不害良民。無義之兵。征伐無過。反亂大經。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攻正。絕人長命。張此言不知

者。因而不知。合于四時五行之道。六氣之加臨。五運之相勝。邪反釋之。正反攻之。則絕人長命矣。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瀉之。

其病立已。張再言之者言乘風邪新客未定之時即當逢而瀉之慎勿使真邪之相合也

張此承上文言察三部九候卒然遇邪早過其路故此節備論三部九候之當知而丁寧早過其路之為宜也

通評虛實論篇第二十八

評論也內論有病虛實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張此亦承上章而復問也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張邪氣者風寒暑溼之邪精氣者謂榮衛之氣也蓋邪氣有微或故則虛奪失也或為邪所奪也

帝曰。虛實何如。岐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死。張伯言虛實者皆從物類行之氣先虛于外而後內傷五臟蓋邪從表入理在外之血氣骨肉先為邪病所虛是以骨肉滑利則邪不

內侵而裏亦實。表氣虛則內傷五臟而裏亦虛。此表裏之虛實也。如氣逆于上則下虛而足寒。此上下之虛實也。如值其生旺之時則生。當其勝射之時則死。此四時之虛實也。餘藏皆如此。張夫肝主筋其類木心主血其類火脾主肉其類土肺主氣

氣虛者。外感也。非無故而虛。以正氣奪則虛。且正氣虛者。內傷也。張其類金腎主骨其類水蓋五臟之氣外合于五行五行之

氣虛者。四時故皆有生旺剋勝之氣。于各死生之分。

張此舉肺虛一藏其生死必隨乎時而可以例諸藏也肺主氣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氣上行而逆則在

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帝問虛實而伯先以虛為對。未及于實也。

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帝問虛實而伯先以虛為對。未及于實也。

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帝問虛實而伯先以虛為對。未及于實也。

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帝問虛實而伯先以虛為對。未及于實也。

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帝問虛實而伯先以虛為對。未及于實也。

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帝問虛實而伯先以虛為對。未及于實也。

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帝問虛實而伯先以虛為對。未及于實也。

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帝問虛實而伯先以虛為對。未及于實也。

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帝問虛實而伯先以虛為對。未及于實也。

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帝問虛實而伯先以虛為對。未及于實也。

診尺之

法靈樞

邪氣篇

經脈篇

論疾勝

尺篇本

經移刺

篇

張北瑛

曰此篇

論邪寔

者先從

外而內

正虛者

亦先外

而內如

木死者

先葉落

而後根

枯故用

尺脈之

之法先

從外而

內也

此言色

脈與尺

之相應

帝曰何謂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

張大熱者邪氣盛也氣為陽血脈為陰邪盛而氣血皆傷故為重實此論血

氣之陰陽虛實也徐公選曰重實則其中有重虛哉上文曰虛寔何如下文曰夫虛實者

**註**此言病有重實之義也大熱為病邪氣甚熱其脈甚滿是寔而又寔謂之重實也

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以治之

張此論經絡之陰陽虛寔也夫所謂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岐伯曰經絡

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

張邪成于經則寸口脈急緩為內熱熱在于絡則尺脈緩也皆當以鍼取之此以寸尺而候血脈之陰陽也故曰滑則從瀉

則逆也

張滑主氣血皆盛故為從瀉主血氣皆衰故為逆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月滑利可以

長久也

張五行者天地之陰陽也五藏者人之陰陽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皮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

張金木水火土五藏之外類也夫邪之中人始于皮膚次于肌肉留而不去則入于經脈以及于筋

張骨故邪之中人先從其物類始是以壯者之血氣盛其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其常可以長久其天

張命如五藏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不壽而盡也徐公

張選曰邪氣寔則正氣虛故曰夫虛寔者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

張不足者精氣奪有餘者邪氣岐伯曰

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

張此論經絡之氣虛寔也寒熱者尺寸之膚寒熱而應于經絡也

張中焦衛出下焦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或衛氣已平營氣乃滿秋冬為逆春夏為從治主病者

滿何如

張此論內因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脈滿脈口寒瀉故主經虛此春夏死秋冬生也

張春夏之氣生長于外氣推外死而根本虛脫故死秋冬之氣收帝曰治此者奈何岐伯曰絡滿經虛灸陰

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

張絡為陽經為陰刺者瀉其或滿之氣灸者啟其

張此節即經絡俱寔經虛絡寔經虛絡寔者而觀其脈體決其死生分其治法也經者十二經也絡者十

張五絡也虛者即前精氣骨則虛也寔者即前邪氣或則寔也經為陽絡為陰故經中亦有屬陰者而以

也如鼓 應桴 此章論 虛是之 道者從 物類始 故以法 尺之法 尺之法 先膚表 而絡絡 而經故 以尺膚 候絡氣 以尺脈 候絡脈 而以寸 候經謂 氣之先 從下而 上從外 而內也 實者難 氣寔虛 者正氣 虛重虛 是皆在 正氣矣 故曰脈 虛者不 象陰也

絡並之則經昏為陽絡中亦有屬陽者而以經並之則絡昏為陰寸部為陽尺部為陰急脈為陽緩脈為陰滑脈為陽濇脈為陰脈熱為陽脈寒為陰今寸部急而見陽是經寔也尺脈緩而見陰是絡亦寔也所謂經絡俱寔也必其急緩之脈帶滑則為順而生帶濇則為逆而死何也夫凡物類皆有虛寔必滑澤則生枯濇則死非特脈為然也故五藏骨肉滑利所以其脈亦滑可以長久而生也若五藏澀滯則其脈亦濇必不能長久而死矣何以異于物類也哉其有絡氣不足經氣有餘是絡虛經滿也惟經氣有餘故脈口熱惟絡氣不足故脈部寒春夏膚陽合經與寸秋冬膚陰合絡與尺惟脈口熱而尺部寒故時逢秋冬則陰氣盛而脈口不宜熱熱為逆而死時逢春夏則陽氣高而脈口宜熱尺中宜寒當為順而生即主病者而治之何經有餘則瀉之何絡不足則補之其有經氣不足絡氣有餘者即經虛絡滿也滿者寔也惟絡脈滿故尺部亦熱滿惟經脈虛故脈口亦寒蓋春夏應經與寸所以寒濇則死秋冬應絡與尺所以熱滿而生不言治主病者即上文可以例推也治主病者何如絡為陰今滿則灸之虛則刺之經為陽今滿則灸之虛則刺之由此觀之則大抵灸主於瀉而刺則可補也

**帝曰何謂重虛**此論脈氣皆虛也上節論經絡之寔即可類推于虛此節論氣分之虛亦可類推于寔**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張血者神氣宗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故曰脈氣蓋以氣口之脈可以候血而可以候氣也上虛者寸口之脈氣虛也尺虛者脈氣虛于下也上下皆虛故曰重虛○朱永年曰氣逆于上而足寒者上寔下虛也此上下皆虛故謂帝曰何以治之

謂何以補其虛也**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怛然**張氣者謂陽明所生之重虛**帝曰何以治之**謂何以補其虛也**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怛然**張氣者謂陽明所生

曰殺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縮喉嚨以司呼吸是陽氣者陽明之所生也言無常者宗氣虛而語言無接續也鍼經曰盡瀉三陽之氣令病人怛然惟虛怯也謂陽明之氣虛于上則言語無常陽明之氣虛于下則令人行步怛然蓋氣從太陰出注于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附土故曰陽半以上手太陰陽明皆主之身半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按帝問何以治之而伯答以所病之因蓋知陽氣生始之原則合所脈虛者不象陰也以治矣此論後天之接帶問○徐公選曰伯答以所病之因蓋知陽氣生始之原則合所脈虛者不象陰也

**氣為湯血脈為陰陽明之生氣為陽少陰之精氣為陰**蓋言以寸尺之脈以候陽明之生氣而不效象其陰之虛也○朱聖公問曰上節以尺膚而候絡脈之虛此以寸尺之脈以候陽明之生氣而不效象其

而反以脈候氣耶曰經言善調尺者不待寸寸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蓋陰陽虛寔之氣由藏府而達于經脈由經脈而出于膚表以尺膚之緩急滑濇而候藏府血氣之虛寔而不待以寸脈也上節以絡脈在皮之部故以尺膚審之此候脈氣之虛寔故以寸尺之脈於也論疾於尺篇曰尺膚寒口其脈小者少氣是尺膚尺脈皆可以候氣候血也診候之道通變無窮不可執一而論惟會心者明之

**此者滑則生濇則死也**張夫氣生于陽明而發原在腎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陰陽相搏其脈則滑搏則化水穀之精微而氣生矣故主生濇主少氣生原已絕故死

經作脈



言重虛之脈不象少陰之兼有水寒之類在干用針之針經曰

實以氣熱脈滿為重寔此節脈虛氣虛尺虛為重虛者甚有理不但尺寸俱虛為重虛也王氏似未當還以為納甲乙經

則瀉滯而死矣此言病有重虛之義也脈虛氣虛尺虛謂之重虛氣虛者真氣不足也故脈動無常尺虛者腎氣不足也故行步惛然脈虛者手太陰寸口所見之脈按之不應手也如此三虛是謂重虛若帶滑利則生否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寔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此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蓋脈氣生于胃府而於原在于少陰是以上節論生氣之原此以下復論發原之始夫腎藏主水在氣為寒寒氣暴上者水寒之氣暴上而滿于脈也寔而滑者得陽明之氣相合故生逆者少陰之氣已絕故死蓋寒氣上乘則真氣反下逆矣平脈篇曰少陰脈弱而滑弱者微煩滿者厥逆謂少陰之氣不生而手足逆冷也○王子方曰水寒之氣暴上曰脈滿而寔少陰之氣暴上而曰脈寔滿陰寒之氣皆寔滿于脈而各有意存焉○朱聖公曰水寒之氣暴上則少陰之真氣不升故先論其寒氣而後論其真氣後又復論其水氣也

此言氣寒而脈寔者亦以滑為生而滿為死也帝言上文氣熱脈滿已謂重寔必滑則從瀉則逆今者寔氣暴上脈亦咸滿與氣熱脈滿者異其于滑瀉逆從生死何如伯言不問寒熱止論滑瀉雖因寒而生脈瀉而為逆則死也寔必其脈滑而為順則

帝曰脈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腎主生氣之原膀胱為太陽之府脈寔滿者氣已虛于內也頭熱者太陽之氣發越于上也腎與膀胱陰陽並交咸主生氣若感于外則反虛于內矣春時陽氣微上陰氣微下秋時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二氣交相資生故主生冬時陰氣盡出于外夏時陽氣盡于內故主死言陰陽之根氣不可虛脫者已○徐公遐曰是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王芳侯曰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化生榮衛行于脈中若真陰之氣直溢于脈則反虛其根矣

此即脈證難見陰陽者而以時決其死生也脈寔滿者是陽脈也頭熱者是陽證也皆邪氣有餘也手足又寒是陰證也乃真氣又虛也若此者真氣不分陰陽相雜然春秋者陰陽未感之時也正平和之候故生冬夏者偏陰偏陽之時也脈或頭熱者不能支于夏手足寒者不能支于冬故死

脈浮而瀉瀉而身有熱者死脈浮而瀉陰越于外而虛于內也瀉而身熱陽脫于內而他于外也此復言陰陽之根氣脫者皆為死證非但冬夏死而春秋可生

明言氣生于陽宗氣之論察衛曰此節張兆璜血凝而留止

血之在精

少陰之

精血虛

衰則寒

氣上逆

經曰腎

氣故少

精血奔

氣從迫

上入膈

膈致脹

滿實而

滑○言

少陰之

陰氣上

與陽明

**此言證與脈反者死也。**脈浮而濇乃肺脈之應于秋者也。而身有熱則火或金裏主死。此前後無問答之語疑為錯簡也。與

**帝曰。其形盡滿何如。**張腎為水藏。在氣為滿。上節論寒氣暴上。此復論其水體泛溢。故其形盡滿也。形謂皮有形之水乘之。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張諸急為寒。寒水充溢于形身。故脈急而堅。而不應也。靈樞經曰。如是者。故從則生。逆則死。張夫少陰之氣從下而上。合于陽明。戊癸合而化火。火土之脈聖大以濇者。脈也。如是者。故從則生。逆則死。張夫少陰之氣從下而上。合于陽明。戊癸合而化火。火土之

**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張手足溫者。少陰之生氣死。下者。氣漸旺。水寒之邪漸消。手足寒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以

**逆而**張此言陽病者。當得陽脈。陽證也。身形盡滿。乃陽病也。氣口之脈急大而堅。是陽脈也。宜尺部則濇而不死。然此言陽病者。當得陽脈。陽證也。身形盡滿。乃陽病也。氣口之脈急大而堅。是陽脈也。宜尺部則濇而不死。然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張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而不死。然氣未成。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于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張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而不死。然氣未成。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于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張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而不死。然氣未成。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于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張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而不死。然氣未成。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于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張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而不死。然氣未成。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于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張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而不死。然氣未成。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于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張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而不死。然氣未成。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于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張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而不死。然氣未成。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于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張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而不死。然氣未成。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于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張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而不死。然氣未成。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于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張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而不死。然氣未成。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于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張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而不死。然氣未成。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于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

者少精  
血故宜  
脈清者  
氣溢者  
生氣衰  
故宜手  
足溢中  
節論下  
焦之生  
氣外脫  
少陰之  
生氣虛  
哀則水  
反上溢  
經云藏  
寒生澆  
病謂少  
陰之生  
陽不升  
也故得  
氣從而  
手足濕  
者生邪  
首言邪  
氣或則  
精氣奪  
此則精  
氣虛而  
水寒或  
生陽之  
氣由腎  
兩胃由

寒而死矣又乳子中風發熱喘鳴肩息者陽證也脈當寔大惟寔大中而緩則邪氣漸退可以得生若寔大中而急則邪氣愈增其病當死矣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

上節言氣之虛寔此復論其血焉腸澼者邪積于腸間而為便利也經言腸澼下血者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合并凝聚而積成矣是以腸澼便血者陰絡之血溢也腸澼下白沫者腸外之寒汁沫也腸澼下膿血者汁沫與血相搏并合而下者也夫便血陰泄于內也發熱陽脫于外也本經曰陰陽虛腸澼死此陰陽虛氣之相離也○朱聖公問曰靈樞經論恐為積聚而言也曰百病之生也皆起于內傷外感不外乎氣血陰陽如留畜于腸外則為五

積使劑則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沈則生脈浮則死  
夫脈始于足少陰腎生于足陽明胃主于手少陰心輸于足太陰脾懸絕者足少陰之陰

為死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  
夫脈始于足少陰腎生于足陽明胃主于手少陰心輸于足太陰脾懸絕者足少陰之陰

液絕也滑大者足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濡者曰死  
此復申明血少陰之生氣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者陽不外脫也脈不懸絕者不下絕也懸濡者陽明之

重資陽明之胃氣也身不熱者陽不外脫也脈不懸絕者不下絕也懸濡者陽明之

生氣已脫故死辨脈篇曰跌陽脈浮而濡故知脾氣不足胃氣虛也懸則胃氣絕矣以藏期之  
則真藏之脈見矣故當以藏期之肝至懸絕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

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懸絕者絕無陽明之胃氣而真藏孤懸也

凡言腸澼之屬有便血者有下白沫者有下膿血者隨證隨脈而可以決其死生也腸澼者大小腸有痔所以亦用腸澼二字陰陽明大篇亦云三者為腸澼便血者大便中下純血也而有等俗名腸風下血

有真前來者為近血是熱則火或故主死身寒則火衰故主生其下白沫者非膿非血而下血皆是血為陰而下血為陰證若身熱則火或故主死身寒則火衰故主生其下白沫者非膿非血而下血皆是血為

氣受傷也然亦陰證之類故脈沉則生以陰證宜見陰脈也若脈浮則死以陰證見陽脈也其下膿血者赤白相兼氣血俱傷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謂之痲泄難經謂之大痲泄後世曰痲然脈以懸絕為

死正氣不足也滑大則生正氣有餘也帝問凡腸澼之屬有身不熱則證不死脈不懸絕則脈不死伯言

終當以元氣為主故脈必滑大則生若懸濡則死其死者以藏期之所謂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

丙丁死腎見戊己死脾見甲乙死者是也按脈訣云下痢微小却為生脈大浮洪無瘥日今屢治此疾

亦有滑大而生沉小而死者其懸濡之謂和當以經言為的也

**帝曰癰疾何如岐伯曰脈搏大滑久自己脈小堅急死不治**

此論五藏之外合為病而有虛寔也靈樞經曰肺脈急甚為癰疾腎脈急甚為骨癰疾骨

兩胃由

胃由逆  
于四肢  
故論腎  
則多一  
辨語論  
胃止曰  
手足溫  
上節論  
下焦之  
根氣此  
論上焦  
之生氣  
皆由中  
焦之所  
生

脈外此  
論脈氣  
虛泄于  
內虛脫  
于外者  
允湯明  
而少陰  
虛泄于  
內者先  
少陰而  
陽明故  
未結曰  
以載期  
之便血  
絡內而

癩疾者頓齒諸俞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燥嘔多沫沫氣下泄不治筋癩疾者身倦擊急嘔沫氣下泄不治脈癩疾者暴仆四肢之脈皆脹而縱嘔沫氣泄不治是肺合之形腎合之骨心合之脈肝合之筋為病于外故生小堅急者氣泄于下故死。帝曰癩疾之脈虛寔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寔則死。蓋經曰重陰則癩證故治癩疾者瀉出于血置于外壺之中是以脈堅寔者死氣滑大者生上節之大。小者論氣之虛寔此言血脈之虛寔蓋癩乃陰虛之病故宜氣或而不宜血寔也。

**註**此言癩疾之脈得陽脈虛脈而生也。癩疾者陽證也。故搏大滑則陽證得陽脈所以病久自己。若脈小堅急則得陰脈故死不治。然癩疾之脈當有取于虛也。必搏大滑中帶虛可治。若帶寔則邪氣有餘。乃死候也。▲脈訣云恍惚之病定癩狂其脈寔牢保安吉寸關尺部沉細時如此未聞人救得正與此大義相合又按長刺節論第十一節則刺狂癩有法又以靈樞癩狂篇攷之則義無餘蘊矣。

**帝曰消瘴虛是何如岐伯曰脈寔大病久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  
**註**此論五藏之內因而有虛寔也。少瘴者五藏之精氣皆虛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肉故為消瘴也。脈寔大者精血尚或故為可治。脈懸小者精氣漸衰故為難治。上節論五藏之外寔此論五藏之內虛靈樞病形篇五藏之脈微小為消瘴。○朱永年曰癩瘴之病皆曰久者蓋癩因久寔瘴固久虛之所致也。

**註**此言消瘴之病得腸脈而生也。消瘴者熱證也。故脈寔大雖病久亦可治。若懸小堅又至于病久則益不可治矣。▲脈要精微論云瘴成為消中靈樞五變論消瘴可參看。

**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  
**註**此言五藏之外合各有度數而應于四時者也。經曰形寒欲冷心之合筋者肝之合筋皆有淺經俞次。則傷肺謂皮毛膚腠為形而內合于肺者也。骨者腎之合脈者腎之度數帝問何以知其度而刺之乎。方或哀論云診有十度脈度藏度肉度筋度俞度又按靈樞有骨下文無答語乃他篇之錯簡也。

**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腑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  
**註**伯言五藏之氣合于四時而刺度之各有淺深也。亟急也。春氣生升故亟取絡脈夏取分腠故宜治經俞蓋經俞隱于肌腠間也。治六腑者取之于合也。肯合于三焦大腸合于于巨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穴膽合入于陽陵泉蓋五藏內合于六腑六腑外合于原俞秋氣降收漸入于內故宜取其合以治六腑也。冬所謂少鍼時之氣閉藏于內故宜用藥而少鍼石蓋鍼石治外毒藥治內者也。○帝曰二字當作岐伯曰。所謂少鍼石者非癩疽之謂也。此論癩疽之虛寔也。言癩疽之惡禁衛血氣並寔皮癩疽不得項時回。○註癩者阻也。

石者非癩疽之謂也。此論癩疽之虛寔也。言癩疽之惡禁衛血氣並寔皮癩疽不得項時回。○註癩者阻也。

卷三 二二九

主血下  
白沫在  
腸外而  
主氣

便血血  
泄于內  
也下白  
沫氣利

于下也  
血泄者  
不宜氣

批而身  
熱氣利  
者不宜

血溢而  
脈浮否  
則陰陽

難及矣  
腸游下  
膿血陽

濕之屬  
俱下便  
血下白

沫而上  
此節論  
血氣不

虛脫于  
外而絕  
于內

彈五藏  
之液虛  
于內

于內

謂熱毒外壅內也宜即刺之不得  
遲延時頃而使邪毒之回轉也

**論**此言三時治病各有所宜而冬時則用藥而不用鍼也春時治病治其各經之絡穴夏則治其各經之  
俞穴秋則治其六府冬則閉塞但用藥而不用鍼石所謂冬時少用鍼石者非謂冬時癰疽亦不用鍼  
石也彼癰疽不得頃刻挽回若不用鍼石以瀉之則內壅  
筋骨藏府宜得不用鍼石哉持謂他病冬時不用鍼石耳

**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瘡與纓脈各二**  
**張**此言癰毒之在氣分者宜刺手太陰足  
陽明也毒在氣分故癰不知所毒氣流

傳故脈按之不應手而乍來乍已也腋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宜刺太陰動脈之旁各三瘡手太陰之  
主氣也瘡者皮膚腫起之象言刺在絡脈之旁皮膚之稠氣隨鍼出而鍼眼微腫如小瘡故曰瘡也蓋皮膚

豁谷之間亦有三百六十五穴會毒在氣分故宜刺在皮膚而不刺經絡也纓脈結纓處兩旁之動脈掖癰  
人迎穴間乃衝氣別走陽明之道路也○四時氣篇曰風痲膚脹為五十七瘡取皮膚之血者盡取之掖癰

**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  
**張**此言癰毒之在血分者宜  
刺足少陽手心主也掖癰

者謂在兩旁之腋間足厥陰少陽之分也經云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為癰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  
膿毒在血分故大熱也厥陰主血故從其所合而瀉之如刺之而熱不止者宜刺手心主之脈以瀉之心主

火而主血脈也本輸篇曰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蓋宜刺此也夫肺朝百脈而主行榮衛陰陽若欲  
刺手太陰之經絡者宜刺在大骨之會各三謂臂骨文會之處尺澤間也骨之大會曰合絡脈之滲灌諸節

也**暴癰筋絕隨分而痛魄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  
**張**此言癰毒之在筋骨間者宜刺其經俞也暴癰者  
隨分而痛者在分肉之處而痛謂不腫痛于外而隱然痛于內也熱毒在深故表汗不出骨傷髓消故胞

氣不足也宜治在經俞者隨其所痛之處而深取之也夫癰毒之患或外因風寒之邪或內因喜怒不測五  
藏外合之皮肉筋骨胃府所生之榮衛血氣皆為

邪毒或而上氣虛故當審其陰陽虛實以刺之也

**論**此承上文而言治癰之法有此三等也凡癰疽痛無定所故按之不應手亦無定時故乍來而乍已當  
刺手太陰肺經之傍三瘡蓋肺經之穴在胸中者曰雲門今日肺經之旁則是足陽明胃經氣戶等穴

也刺瘡曰瘡三瘡者三次也▲刺三次則有刺瘡者三其曰纓脈各二者亦以胃經之穴如人迎水穴  
在結喉旁一寸五分則是結纓之所故曰纓脈各二者左右各二也有等腋下手生癰其體大熱當刺足少

陽胆經之穴五瘡宜是胆經之淵液穴也▲腋下手三寸宛宛中舉臂得之針三分禁灸▲若刺之而熱不  
止當刺手厥陰心包絡經即手心主之穴三瘡宜是天池穴也▲腋下手三寸乳後一寸鍼二分灸三壯

又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寸口陷中針三分禁灸▲絡穴列缺▲去腕側上一寸半鍼三分灸三  
壯▲及大骨之會各三瘡當是手太陽小腸經之肩貞穴也▲在曲胛下兩骨解間肩髃後陷中鍼三分

壯



乃陰寒 于外故 虛則治 瘕乃精 虛于內 故寔可 治 此承上 啟下之 謂蓋言 冬時少 可石者 邪氣藏 于內而 熱邪毒 蓋于外 者又急 當從證 而下從 時矣 痛音痛 痲輭同 張兆璜 曰皮肉 筋骨皆 傷汗不 暴腫皮 傷故汗 不盡所 傷故脫 氣不足

灸三壯 有等暴發為癰隨其分肉筋縷而痛在外之魄汗出之不盡在內之胞氣則不足而小便不通當治受惠本經之俞穴如手太陽肺經列缺為俞之類也 按癰疽大義悉其靈樞癰疽篇八十一

腹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圓利鍼 此論中焦之虛寔也 腹暴滿而按之不下胃之寔證也宜取手太陽之經絡太陽之絡乃胃之募也蓋小腸為受臑之府故從手 太陽以瀉其胃焉又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則聚水而為脹故曰當刺足少陰之俞焉手太陽之絡名曰 支正在腕五寸間五寸間足少陰之俞在胛下第十四椎兩旁各開一寸五分故曰三寸旁也 圓 利針者且圓且利以取暴氣者也或曰脊椎兩旁各開三寸名曰患室亦足少陰之俞也 圓

此言治腹暴滿之法也凡腹中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之絡穴支正 在手腕後五寸鍼三分灸 三壯 胃之募曰中脘是也 臍上四寸 又取足少陰曰腎俞穴者去脊十四椎間左右各開一寸 五分共為三寸刺之五痛 此穴本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足少陰者 以腎為足少陰也 當用圓利鍼以刺之即靈樞九鍼論之第六鍼也

霍亂刺俞旁五足陽明及上旁 霍亂者胃為邪干胃氣虛逆也夫陽明胃土藉足少陰之氣以合化故 旁三三者先淺刺泡皮以出陽邪後刺深之以出陰邪最後及深入于分肉之間以致殺氣邪氣出而救氣 至則胃氣和而霍亂止矣上節用瀉故曰圓利此法用補故不云鍼 徐公遐曰取足少陰者當刺骨三刺 而至分肉是 五則至骨矣

此言治霍亂之法也凡霍亂者刺上節腎俞之旁即志室穴也刺之五痛 十四椎兩旁相去脊中各 三寸共六寸針五分灸七壯 又取足陽明日胃倉穴 十二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共六寸針 三分灸七壯 此二穴亦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足陽明者以其為胃穴也

刺癰驚脈五 此論刺五行之寔證也 癰驚者癰瘡筋脈或外感六氣或內傷七情或飲食生痰或大驚 卒恐病涉五藏五行故當取其五脈 徐公遐曰病涉五行故有作猪犬牛羊之鳴者 鍼

手太陽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按九針之製皆所以散邪 句曰針手太陽未句曰刺三針謂當以針瀉之而不宜補之也針手太陽瀉金寔也針太陽瀉五瀉水寔也針 手少陰瀉火寔也針足陽明瀉土寔也上踝五寸乃足少陽光明穴刺三鍼以瀉木寔蓋藏府相連陰陽相 合故或刺藏之經或瀉府之絡 朱永年曰心肺居上為陽故從藏肝腎脾居下為陰故從府蓋五脈之陰 邪宜從陽以瀉出 朱聖公曰太陽不言手足知其為手乎為足乎曰上文曰手太陽下文曰手少陰則其 為足也可知若接上句而為手太陽則下句不必復云手矣五刺 之中曰手曰足曰太陽曰足上宜細玩之正見其經言錯縱之妙

三

從高梁以揮明濁氣之中則知邪氣在上清氣在下矣傷痛氣者之合肌合脾為黃疽向骨脈病為癩疾喜怒憂為疾狂帝言由形藏而及于神藏而所藏而

**此言刺癩驚之法也**言刺癩驚之脈有五其一鍼手太陰肺經穴各五病凡刺其經穴經渠也寸口陷中鍼二分留二呼禁矣其一刺手太陽小腸經穴各五病當是經穴陽谷也按鍼灸聚英主癩疾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鍼二分灸三壯其一刺手少陰心經絡穴通里兼謂之絡傍則是手太陽小腸經支正穴也按鍼灸聚英主風虛驚恐悲愁癩狂鍼三分灸三壯刺之者一瘡而已其一刺足陽明胃經之解谿按鍼灸聚英主癩疾鍼五分灸三壯其一刺足踝上之五寸即足少陰腎經之築賓穴也按鍼灸聚英主癩疾鍼三分留五呼灸三壯刺之者三瘡而已

**凡治消痺什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梁之疾也**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

**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着也蹠跛寒風濕之病也**此言百病之始生也皆

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衝氣相留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故有為消痺癩什諸證然皆有表有裏有虛更賤或逆或從皆當詳審其藏府經俞三部九候而治以補瀉也凡治消痺五藏之內虛也什擊顛者之外定也偏枯邪氣之在上也痿厥清氣之在下也氣滿發逆濁氣之在中也貴人者形樂而肌膚或重在貴人則為高梁之濁溜于腸胃以致氣滿而發逆也隔塞閉絕中焦之氣不通也上下不通上下之氣閉塞也憂鬱也三焦不通五鬱之為病也暴厥而驚厥氣上逆上竅不通也偏塞閉結厥氣下逆下竅不通也此內氣暴薄而為外竅之不通也如不從內之憂怒外之中風而多病天也此緣形弱氣衰膈塞卑薄故肌肉瘦而皮膚薄者也蹠足也跛行不正而偏廢也此風寒濕邪皆能為此疾也夫陽受風氣陰受濕氣傷于風者上先受之傷于濕者下先受之然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以蹠跛之疾亦有因風邪之所致蓋言邪隨氣轉而外內上下之無常也此言百病之生皆有虛有定然總不外乎內因于七情飲食外因于暑濕風寒及不內外因之瘦留薄着也徐公避曰蹠跛為風寒濕之病者乃反結邪氣在上清高膏同塞入聲下同着着同蹠音隻跂同孟氣在下之義知蹠跛有風邪則知偏枯之亦有濕邪矣子雞鳴而起章盜跖從庶陳仲子廉士章從石義同也楚人謂跳曰蹠跛音波易曰跛能履又音避國語云丘無跛

**此言凡治諸病者皆當知病所由起也**肥貴人用高梁之品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凡為消痺為什擊為偏枯為痿為厥為氣滿為發逆等證由之而生也人暴時有憂者氣閉塞而不行故凡為隔塞為閉絕為上下不通等證所由生也人有內氣暴時上薄故凡為暴時而厥為聾為前後一偏而塞為前後俱閉不通等證由之而生也然此皆從內而生又有外中于風熱極肉消筋脈不利故有為瘦為留者之病也其有寒有風有濕者則又為蹠為跛之病也

**黃帝曰黃疸暴痛癩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

及于形體至如內之九藏外之九腑皆由腸胃之所宜生所謂五味入口藏于腸胃有所藏以五氣云

張先續與經脈別論更相照應

**生也** 此言藏府陰陽表裏上下交相輸應者也。如黃疸者濕熱內鬱而色病見于外也。暴痛者五藏之氣不平卒然而為痛也。癩疾厥狂陰陽偏勝之為病也。此皆陰陽五行之氣順逆不和之所生也。夫五

藏之氣其逆而不得和平者六府閉塞之所主也。六府不和則九竅為之不通。蓋言百病之生總不外乎表裏陰陽血氣虛實定請者

證見于外者病本于內。閉塞于內者而外竅為之不通。蓋言百病之生總不外乎表裏陰陽血氣虛實定請者

無僅視而為痺疽癩病癰疽腸胃之虛寒可也。徐公遜曰：此節照應首節氣虛者肺虛也。之義首節論邪病

之從外而內。此節言正氣之從內而出。外張先續曰：伯曰虛實皆從物類始。帝言凡病皆由內生。若臣反覆論

論各有其道。此篇論血氣之終始出入外內虛實乃復學之紀綱。學者宜細心體認。

**此帝亦言病有所由生者皆從內而生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然各經脈氣久逆**

**于上而不下行則神積于上中二焦。故為黃疸為暴病為癩疾為厥為狂。諸證所由生也。六府者傳化**

**物而不藏。故定而不能滿。五藏者藏精氣而不瀉。故滿而不能寔。五藏本與六府相為表裏。今飲食失宜**

**吐利過節以致六府不能傳其化物而六府閉塞則五藏亦不和。平各病自生也。大腸為傳導之所。小腸**

**為受成之府。胃為倉廩之府。今腸胃否塞則升降出入脈道阻滯。故為頭痛為耳鳴為九竅不利。諸證所由生也。**

### 太陰陽明篇第二十九

**太陰者足太陰脾也。陽明者足陽明胃也。詳**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為表裏。脾胃脈也。生病而異者何也？**

**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

**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

**陰陽異位者謂太陰居上。陽明居下也。更虛更實者謂陽道定陰道虛。然陽**

**更從者謂天氣主外。地氣主內。陽受風氣。陰受濕氣也。或從內者或因于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而為腹滿**

**泄之病。或從外者或因于賊風虛邪。而為身熱喘呼。故其病異名也。蓋言陰陽二氣總屬陽明之所生。一陰**

**各有一天各有地。此皆陰陽五文。上下相寔。土生萬物。而法天地者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

**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陽外而陰內。故陽道寔。陰道虛。陽道寔者謂陽道常**

**陰陽之義。配日月白虎通曰：日之為言寔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

之飲食不節起虛不時者陰受之張風賊害之風虛邪不正之邪也陽氣在外故主受風邪言邪陽受之

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藏張六府為陽故陽受之邪入五藏各從其類也入六府則身熱不時卧上為喘呼

入六府者謂陽明為之行氣于三陽陽明病則六府之氣皆為之病矣陽明主肉故身熱不時卧者謂不得

以時卧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故道故不得卧也下經曰胃不和

則卧不安此之謂也陽入五藏則頭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張入五藏者謂太陰為之行氣于三陰太

明氣厥則上為喘呼張脾氣逆則脹滿太陰為開折則倉廩無所輸而為飧泄久則為腸澼矣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張故者承上文而言藏府陰陽之為病者總屬

氣而屬天咽乃陽明水穀之道路屬胃而主地所謂陰陽異位是也○朱公遜曰陰陽異位之道可得聞乎

曰陰陽二氣總屬陽明水穀之所生清中之清者上出于喉以司呼吸所謂清陽出上竅也清中之濁者足

太陰為之輸粟于四肢資養于五藏所謂清陽運四肢濁陰走五藏故經言足太陰獨受其濁陽明者土也

位居中央故主地是在藏府陰陽而言則太陰為陰陽明為陽在天地陰陽而言是受清者為天受濁者為

地是以九候之中陽明與足太陰主地手太陰主天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張手太陰主氣而主皮毛故風氣乘之身半

足太陰主地手太陰主天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張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故感地之濕氣故陰氣從足

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張此言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天氣下降

藏府陰陽十二經脈之精神氣血皆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張此言邪隨氣轉也人

中土之所生陰者注陰陽者注陽降是以陽病在上者久而隨氣上行陰病在下者久而隨氣下行

行陰病在下者久而隨氣上行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張上先受之者言邪氣之中

先受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清氣在下也

**論**此言脾胃雖為表裏而其為病則異名異狀也脾藏為陰胃府為陽是陰陽異位也春夏陽明為寔太

是更逆更從也陽脈從外陰脈從內是從內從外也故脾胃雖為表裏而其病異名也如下文陽病為從

熱不時卧上為喘呼陰病腹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者皆異名也主運于外主包夫地地在下內主文之所謂異狀者亦以此耳

麻音頤

此節用

八故字

為陰陽

異位故

也

更平聲

此言手

足太陰

陽明主

上下陰

陽之氣

從腰以

上者手

大陰陽

明皆主  
之從腰  
以下者  
足太陰  
陽明皆  
主之

榮衛氣  
血陽明  
之所主  
也筋骨  
肌肉乃  
五藏之  
外合也  
上篇言  
虛是皆  
從物類  
始此篇  
言虛者  
緣從內  
虛下篇  
言實者  
緣從外  
實也三  
篇各有  
其道學  
者各宜  
體認合  
而參之  
長掌同  
主也者

主乎天氣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主乎地氣此二語見靈樞憂患無言篇惟通天氣故受風氣唯通地氣故受濕氣且足之三陰從足上行至腹以至手而手之三陰從臑以至手是以凡陽經受病者自上之行極而復下行也故凡傷于風者必先受之以陽氣在上也傷于濕者必先受之以陰氣在下也故觀陽經受病而胃之受病在其中觀陰經受病而脾之受病在其中矣病之異狀有如是也

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不得稟也  
坤之德也今脾病不能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

之轉輸脾之轉輸各因其藏府之經隧而受氣于陽  
明是以脈道不利則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養矣  
經脈篇有手指不用等語皆言手足之指不能舉用也伯言四支皆稟氣于胃而胃氣不能自

而各經之氣日以衰微脈道不利筋骨  
肌肉皆無氣以生故四支安得而舉焉  
帝曰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  
肝心肺腎之所主也土位中央灌源于四藏是以四季月中各主十八日是四時之中皆有土氣而不獨主于時也五藏之氣各主七十二日以成一歲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

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  
此言脾之所以不主時也按應法辰戌丑未四季之月每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前各土王用事十  
八日一歲共計七十二日由此推之春主正二三月除十八日則木亦王七十二日夏主四五月除  
十八日則火亦王七十二日秋主庚戌亥五七三十五計三百五十五日則脾主四時之四藏亦各十八日所以

不得獨主一時也然胃亦屬土脾與胃土之精相為依着唯土生萬物而法天地所以脾主胃土上下至于各經而不得專主于一時耳



者同

四為字  
俱去聲

榮衛氣  
血生于  
陽明始  
于少陰  
通評虛  
寔為論  
陽明而  
兼論少  
陰此一  
篇身論  
陽明之  
寔寔故  
曰陽明  
脈解為

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為之行其津液何也

膜原也言有形之津液不能以膜相連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噦故太陰為之行氣于三陰

也三陰者至陰也以其陰之至故能行氣于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上腸絡噦藏府之經絡相通故能為胃行其津液

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為之行氣於三陽

陽明者表陽也為五藏六府之海亦為之行氣于三陽如海之行

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

此復言三陰三陽所以受氣于太陰陽明者氣也如藏府四支受水穀之津液者各因其經脈而通于太陰陽明也故反覆以申明之○朱衛

公曰曰藏府曰四支蓋四支之榮俞藏府之經絡也

此承上文而言脾經行氣于各陰胃經行氣于各陽而脾必為胃行其津液故脾病者所以四支不能舉也

按靈樞足陽明之脈屬胃絡脾足太陰之脈屬脾絡胃上膈挾咽上三陰五指脾也陰陽類論曰三陰為母下三陰指手足太陰少陰厥陰也三陽指手足太陽陽明少陽也

陽明脈解篇第三十

詳論足陽明胃經脈病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為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

此篇明乃陽熱之經病則熱或而為狂也陰陽繫日月論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是陽明乃三陽合并陽熱獨或之經矣夫三部九候之道總于藏府陰陽血氣寔寔是以通評寔寔論曰痲疾曰厥狂曰痲驚蓋痲疾者三陰之寔寔也厥狂者三陽之熱狂也痲驚者陰陽五行之寔寔也是以此篇復論其陽或之狂焉○朱永年曰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藉陽明水穀之所資生病則陽熱或而津液枯矣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土也

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

伯言陽明之所以熱或者乃脈病也陽明之脈者乃胃之悍氣別走陽明之氣虛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

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

惡去聲  
下俱同  
悅為胃

此言陽  
氣之從  
肌表而  
經經而  
藏

陽之氣主皮毛陽明之氣主肌肉少陽之氣主胸膈言三陽之氣主于膚腠氣分之間者也蓋邪之中人始  
于皮毛次于肌肉以及于經脈邪在肌腠則合于陽明氣分之陽入于經脈而陽明又多血多氣是以邪客  
之則熱甚善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悅悅則惡人此言胃絡之上通于心也悅驚恐也  
則惡人也厥氣上逆于肺則喘逆于心則驚經

言陽氣入陰陰陽相薄則恐如人將捕之蓋陽  
明之熱上逆于少陰陰陽相薄則恐而惡人也  
此言胃之所以聞木音而驚見火與人而皆惡也陽明屬土本能尅之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鐘  
數不為動者鐘鼓屬金金乃土之子也陽明主肉其脈多氣多血邪尅之則熱甚故惡火也陽明氣  
逆則喘而悅熱悅熱則  
煩悅故惡人煩擾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連藏府經絡之相連也蓋手太  
和熱邪欲逆于上干于心肺之經而  
為喘悅者生于于心肺之藏則死矣  
此承上文言陽明厥則喘而因明其有生有死之異也蓋厥逆內連五藏則邪入已  
深所以厥逆至死外連經脈則邪尚在外所以得生未可以其喘而均疑之也

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  
此復問其病  
甚而為狂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經言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  
故四支為諸陽之本陽或則四支寔寔則能  
登高矣蓋陽或則升四旁俱或故能升高 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經

陽明之氣主肌肉故熱甚于身身熱故棄衣而走也傷寒論曰陽明病  
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蓋熱在外故不欲衣 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歌者  
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胃絡于通于心陽或則心神

親疎如熱或于胃則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蓋四支稟氣于胃故也此言熱盛于形身之外內上下而見證  
之各有不同焉以上十一篇論三部九候之道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有寒熱陰陽有藏府虛寔故曰土者  
生萬物而法天地是以未結脾胃之陰陽  
並交雌雄輸應而并論陽明之定證焉

此言胃病所以能登高而歌棄衣而走妄言而罵者皆以其邪氣  
之盛也邪盛故熱或熱或故陽或陽或則三者之證由于此矣

熱論篇第三十一

**謂**首言熱病者皆傷寒之類故即以熱論名篇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

**張**此論熱病故篇曰熱論蓋論外因之熱病也太陽之氣主表陽明之氣主肌凡外淫之邪始傷表陽皆得陽氣以化熱故曰凡病熱

者皆傷寒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十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

六七日之間者六經之氣已終而不能復也愈于十以上者七日不作再經十三日六氣已復而愈

岐伯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

脈連於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也

風府穴名在腦後髮際內一寸乃督脈腧之會督脈者總督一身之陽脈連於風府故為諸陽主氣

人之傷于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

也

其兩感於寒而病者故不免於死

也

自愈若兩感于寒者陰陽交

傳榮衛不通故不免于死

此承帝問傷寒之有愈有死者而先舉大畧以告之也帝言人傷于寒傳為熱病故凡有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

水熱穴論帝問人傷于寒而傳為熱何也岐伯曰夫寒或則生熱也又此處王註以傷寒論中至夏變為熱病之熱病強解甚非蓋未有傷于寒而不成熱病者非但至夏之熱病為然也

氣隨經而在子  
脈外病  
氣而及  
于經也

乾音干  
暖音益  
音音帝

項痛。腰脊強。太陽之氣主皮毛故傷寒一日太陽受之陽氣在上故頭項痛背為陽故腰脊強此言始病在六氣而不涉六經者有經氣之兼病者有氣分之邪轉入于經者為病多有不同是以太陽止言氣而不

于太陽者此六氣之相傳不涉有形之經絡故有論太陽而不言太陽之經也然傷寒為病變幻無常有病

言經陽明少陽兼經氣而言也。○倪冲之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

不得卧也。陽明之氣主肌肉身熱者病陽明之氣也病雖在氣而陽明之脈使鼻絡目而屬胃故有目疼

陽曰陽明者謂無形之氣證胃不和故不得卧也。○楊君立問曰六經傷寒既病在氣矣復見有形之證曰太

病于經也若邪在經則溜于府以不復再傳少陽及三陰矣。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

胸脇痛而耳聾。少陽之氣主樞主膽膽氣升則諸陽之氣皆升所謂因于寒欲如運樞也諸陽之氣從樞

經證也。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藏者故可汗而已。藏者裏也陰也言三陽之經絡皆受三陽邪熱之

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嗝故腹滿而嗝乾。六經之脈皆經絡形身內連藏府三陰之脈言內

君立曰即此可見病在氣而見于經證也。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氣相傳雖入于裏

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厥陰木火主氣故煩滿

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夫經絡受邪則內于藏府此言六氣相傳而經

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此所謂兩感者承上文而言榮衛不行藏府皆傷而為死證也其不兩感於寒者七

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

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傷寒之邪為毒最厲故曰大

此承上文而詳論傷寒傳經之證除可汗可泄而已者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也人

內此三陽者為表也其太陰為三陰在少陽之內少陰為二陰在太陰之內厥陰為一陰在二陰之內此

經以入裏經方其始也先感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絡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脈留而不去入舍于內府留而不去入舍于內藏▲大義見皮部論調經論刺繆論釋此斷不可失此義方有來歷▼今試以傷寒之邪行于經脈者言之足太陽膀胱經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運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掖脊抵腰中故傷寒一日之所受者乃巨陽也惟其經脈如此所以頭項痛腰脊強之證見矣▲張仲景云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蓋傷寒論之所傷定以七日為期故一日兼言二日深為有理▼自太陽以入陽明故二日陽明受之陽明胃脈屬土主肉其脈掖鼻絡于目所以身熱目疼鼻乾而不得卧也▲諸經經脈之行莫詳于靈樞經脈篇但此熱論乃岐伯所言其辭約而盡不必引彼以入之張仲景云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自陽明以入少陽故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于耳所以胸脇痛而耳聾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當二三日發▼此則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于三陰之藏者可汗而已者病勢之止也▲此所謂藏者非內藏也即從三陰經也以三陰屬五藏故以藏字言全起元及太素俱更此藏字為府字者皆未考此義耳此事難知集李東垣謂非五藏之藏乃是藏物之藏者尤強▼或失于汗之而已則自少陽以入太陰故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脾經之脈布胃中絡于嗔所以腹滿而嗔乾也▲張仲景云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自太陰以入少陰故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腎經之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也▲張仲景云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自少陰以入厥陰故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肝經之脈循陰器而絡于肝所以煩滿而囊縮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斯時也皆三日已滿之後可泄而已若非泄之而已者則三陽三陰五藏六府皆以受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其人必死所以其死皆在六七日間者此也此由六經而傳原非兩感于寒故七日之際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正以初時所感之邪太甚既于二日傳之陽明矣而其未盡傳者尚在太陽則至此而此之一日之證則少愈焉非厥陰之邪復出而傳之足太陽也▲後世以再傳為說者非本篇與張仲景傷寒論原無此義乃成無己註釋之誤蓋三陽為表三陰為裏自太陽以至厥陰猶入戶升堂以入于室矣厥陰復出傳于太陽奈有二陰三陰一陽二陽以隔之豈有遞出而傳之太陽之理故謂初時所感之邪傳之陽明者尚未盡衰則可斷非厥陰之邪又再出而傳之太陽也至于已後餘經亦非相傳皆初時所傳之邪至此方衰也本篇哀字最妙愚註難經正義載于五十八難之下▼非相傳明初時所傳之邪至九日少陽病衰耳聲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滿已減如故且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其舌乾既已而且有嘔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其少腹亦微下斯時也六邪之氣皆去病日已矣所以其愈皆在十日已上者此也▲又考各經經脈全在足經與手經無涉蓋足太陽與少陰屬水水得寒而冰足陽明與太陰屬土土得寒而圻足少陽與厥陰屬木木得寒而凋若手之六經則屬金與火火得寒而愈烈金得寒而愈剛所以寒不能傷之也此議出于劉草窗氏真足以破萬古之疑彼以手經為說者蓋不考諸經之經脈云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

張藏脈謂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脈病傳六氣故當調其在經經氣和調則榮衛運行而不內于藏府矣



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

張前三日在陽分故當從汗解後三日在陰分故當從下

者有不傳者有八九日仍在表陽而當汗者有二三日邪中入裏陰而當急下者此又不在陰陽六氣之常法也

**論**此言治之之法也言三日未滿之前邪猶在表故可發汗三日已滿之後邪已入裏故可下泄此乃所以通其所藏之脈而病之所以日衰已也按正理傷寒論曰脈太浮數病為在表可發其汗脈細沉

數病在裡可下之故雖日數過多而但有表證脈太浮數猶宜發汗日數雖少即有裏證脈沉細數猶宜下之則汗下之法又當以脈為憑不可執一也

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飲食之故有所遺也

傷寒論曰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湯主之若有

宿食者加大黃如薄葶子五六枚蓋因傷寒熱甚之時而強食其食故有宿食之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

**論**傷寒論曰病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帝曰善治遺奈何

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夫邪之所湊其正必虛正氣虛者補其正氣餘熱未盡者清其

汗解之脈沉者以下解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

熱未盡也肉謂豕肉豕乃水畜其性躁善奔蓋天之寒邪即太陽寒水之氣邪未盡而食以豕肉是動吾身之寒以應病之餘熱似猶寒傷太陽而復病也此言天之六淫與人之六氣相合者也水畜之肉其性寒冷是以多食則遺

**論**此言病之所以遺者由于強食而有治之之方復有禁之之要也熱病已愈而邪氣不得盡衰若有所遺而在者以其熱甚而強食之則邪氣與穀氣相蒸兩熱相合所以病之有所遺也必視其虛實調其

逆從則可使必已矣然與其治之於既遺之後孰若禁之于未遺之先病熱少愈胃氣尚虛而強食大肉則肉性本熱而難化所以熱病復生或多食之則熱病仍遺矣此其當禁者也上文言穀則非肉亦能病

于強食而此止云肉正以肉較之穀尤所當禁者耳

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脈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

乾而煩滿張此復論陰陽兩感之為病也太陽與少陰相為表裏一日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

熱不欲食張陽明受其邪是以見太陽之頭痛少陰之煩滿咽乾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

黃帝內經素問合卷三 卷三 三十五

素動寒 水故能 生水 強上聲

不知人六日死

神氣傷也此藏府之病榮衛不行故盡氣終而死也倪冲之曰傷寒重在胃氣神氣胃

氣已絕則水漿不入邪傷神藏則氏不知人即病在三陽亦係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

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

藏府精神皆陽明之所資生如胃氣先絕者不待六氣之終三日乃即死矣

**註**此言兩感于寒者一日則巨陽少陰受之巨陽病則頭痛而少陰病則口乾與煩滿也二日則陽明太

陰受之陽明病則身熱譫言而太陰病則腹滿不欲食也三日則少陽厥陰受之少陽病則耳聾而厥

陰病則囊縮而厥也此則自其經脈之行而為病者言之惟其陰陽兩經相感所以各證互見者如此至

此則水漿不入且不知人故六日而死也其有等三日而死者正以陽明者為十二經脈之長也陽明多

氣多血故感邪則熱愈甚病愈甚而三日之際元氣已盡所以速於死也按此事難知集問兩感邪從

何道而入謂太陽自背俞而入少陰自鼻息而入殊不知邪從風府而入則自府而藏不必傳經而府藏

俱感矣其云從鼻息而入者非經旨也

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

此復論邪氣留連之熱病也凡傷于寒則

為病熱者此即病之傷寒也如邪氣留連而不即病者至春時陽氣外出邪隨正出而發

為溫病蓋春溫夏暑隨氣而化亦隨時而命名也伏匿之邪與汗共併而出故不可止之

諸弟子問曰本篇論三陰三陽之脈皆屬足經是以有傳足不傳手之說蓋本諸此乎曰傷寒相傳病在三

陰三陽之六氣蓋以六經配合六氣經之所循即氣之所至故兼論其脈非病在有形之經而可以計日而

傳者也夫天為陽地為陰風寒暑濕燥火天之陰陽也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

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故在地為水在天為寒在地為火在天為暑在地為木在天為風在地為金在

天為燥在地為去在天為濕故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是以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

酸生肝肝生筋南方生熱熱生大火生苦若生心心生血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西方生

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是人之形散藏府感在天無

形之六氣在地有形之五行而生長成形者也是以人身有無形之六氣以配三陰三陽之經脈有有形之

藏府骨月經脈皮毛以應在地之五行而三陰三陽之經氣又由五藏五行之所生此亦陰陽形氣之相合

也是以有病在無形之氣而涉于有形之經者有病在有形之皮毛肌脈筋骨藏府而涉于無形之氣者此

形氣之相感也若夫傷寒之邪徐感天之六氣故當于吾身之六氣承之病在六氣而六經之經脈應之此

人與天地之氣相參合者也按六微旨論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厥陰之在少陰治之少陰之在太陰治之

陰陽六氣止合六經原無分手足經云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是以六氣皆循足經而上

太陰之右少陽治之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為諸陽主氣故先受邪是以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六日經盡七日來復而病氣即衰如七日不愈又從太陽而當作再經此病在無形之六氣故能六經傳遍而來復于太陽若病在有形之經脈此條轉屬一經之病而不相傳于別經者也再按本篇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少陰之上君火治之中見太陽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又曰太陽少陰從本從標少陽太陰從本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故從本者化生于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為化也蓋太陽標陽而本寒少陰標陰而本熱此皆有寒熱之化故曰從本從標如天之寒邪即太陽之本氣而病在太陽之標陽得太陽陽熱之氣而反化為熱病是反天之本寒而反病標陽之熱所謂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既病太陽標陽之熱而反以涼藥治之所謂治反其本得標之方此太陽之從標也如病在太陽而不得標陽之熱化則太陽經中有四逆湯及諸附子湯以救太陽之本寒此太陽之從本也如少陰經中有急下之大熱證此少陰之從本也有急溫之大寒證此少陰之從標也故曰太陽少陰從本從標如陽明感陽熱之悍氣則為大下之熱病如得中見陰濕之化則為于出和平之發證如厥陰得中見少陽之火化則為便利膿血之熱證如病本氣之陰寒則為手足厥逆之危證此皆寒熱陰陽之氣化者也本篇論太陽為諸陽主氣先受天之寒邪得太陽標陽以化熱即六經傳遍熱雖甚而不死故篇名曰熱病論蓋專論病熱之傷寒而不論傷寒之變證以其得太陽陽熱之氣化故也至如其脈連于風府循脇絡嗌皆病在無形之六氣而見有形之經證非太陽之脈可傳于陽明陽明之脈可傳于少陽少陽之脈可傳于三陰者也

能明乎天也陰陽五行六氣之化庶可與論傷寒之為病諸生復問曰是傷寒之邪止病在足經而不病手經耶曰六藏六府配合十二經脈十二經脈以應三陰三陽之氣然陰陽之氣皆從下而生自內而外故靈樞經云六府皆出于足之三陽上合于手者也是以本經以三陰三陽之氣始應足之六經足之六經復上與手經相合也

此言溫病者病各有其時也傷寒之病發于冬者為正傷寒如上文所言是也其有所謂溫病者則夏至以前者為病溫張仲景云冬感于寒至春變為病溫此非溫瘧風溫溫毒瘟疫可同蓋彼乃更感異氣變為他病者楊元操龐安常謝氏俱未知此義故誤釋難經况本經溫字本溫和之溫正以寒中有熱而不可謂之專寒熱中有寒而不可謂之專熱所以以溫名之彼更感異氣乃時候使然非止一人者後夏至日者為病暑然人感暑當令暑與汗皆出而勿止之可也生氣通天論曰體若燔炭汗出而散王註云此言有可汗之理者是也按經言暑當發汗後世用香薷木通澤瀉利水等藥者何也蓋感暑者手少陰心以暑屬火而入心是也心與小腸為表裏便之滲入膀胱而下行則暑從小便而去矣設若發汗則暑傷氣而汗又亡陽此利水之所以勝於發汗也